



禮疑類輯
十三

祭禮

卷十五

□ 12
2467
13



門仁
號 2467
卷 15-13



禮疑類輯卷之二十一

祭禮

時祭

卜日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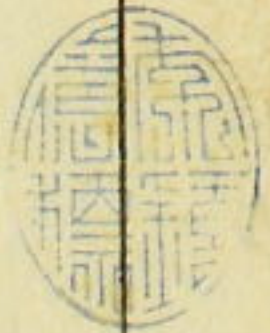
晦齋曰家禮卜日之儀上旬中甸之日不吉則直用
下甸之日告于祠堂若至於是日或有疾病事故而
不得行祭則不能無祭不及時之慮今依程氏儀註
擇日行之或用二分二至為便

寒岡問時祭或前旬擇日或例用分至或例用上丁

禮疑類輯卷之二十一

祭禮

一



退溪曰家禮卜日註温公及朱子說已明不必更求
異說况环玦今不知為何物以意造作而用反涉不
虔乎按温公朱子說皆以用分至為可

栗谷曰時祭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前期三日告廟若其日有故則退定不出三日以告廟或依家禮前期一朔以仲月卜日

若事故無常未可預定不能卜日則只以仲月或丁
或亥之日擇定前期三日告廟擊蒙要訣

龜峰曰時祭之用二分二至不必大書為式也亦恐
非朱子意也或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值忌日
則如之何朱子曰却不思量到此古人所以貴於卜

日也然則今不可舉是日為式也答栗谷

又曰今世無用玦之家朱子亦曰卜日無定慮有不
虔又欲用二分二至而又以或值忌日為難將此數

段酌處如何答松江

沙溪曰按禮註春祭過春不祭夏祭過夏不祭據此
仲月若有故則季月亦可祭喪禮要

同春問時祭不得行於仲月云云愚伏答云云沙溪
曰云云詳見補祭條中禴祭過時不行條

丁亥之義

尤庵問祭必用丁亥其義如何沙溪曰經傳論之詳

神農氏考
矣可考也

小牢饋食禮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註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巳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疏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以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故云丁未必亥經云丁亥者不能具載直舉一日以丁當亥而言餘或以巳當亥或以丁當丑此等皆得用之也不得丁亥則巳亥辛亥亦用之者

鄭云此吉事先近日惟用上旬若上旬之內或不
得丁巳以配亥或上旬之內無亥以配日則餘陰
辰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者即乙亥是也必
須亥者按陰陽式法亥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
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劉氏
敞曰丁巳丁亥皆取於丁所以取丁者以先庚三
日後甲三日故也大抵郊祭卜辛社祭卜甲宗廟
祭卜丁無取於亥註家不論十干之丁巳專取十
二支之亥以為解其失經文之意遠矣日有十干
辰有十二支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

陰辰甲子乙丑之類是也以日配辰或丁丑或丁卯或丁巳或丁未或丁酉或丁亥丁日不定故直舉丁當亥一日以言之其意或以巳當亥或以丁當丑皆用之云爾○朱子曰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又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丁有丁寧意

尤庵曰或丁或亥是禮家所卜之日也不可以卜日與丁亥二視也答韓聖輔
又曰宋之儒先不卜日或用分至此亦可行至於不

用前月下旬之文改以前三日則於事雖便然損益家禮之儀恐似不敢每於擊蒙要訣不能無疑答閔泰重

同下

又曰三月謂之時則季月亦在原時之內矣

南溪曰卜日之制本係經禮雖有後賢所行似難輕易但其法未詳茲依要訣只用仲月或丁或亥之日擇定前期三日告廟之說三禮儀

环琰之制

尤庵曰环琰之制既非難備者又不必俯易而仰難正如今俗歲時折木為戲之具俯仰均矣今俗無端

禮疑類轉

不用未可曉也答或人

南溪曰環琬之制韻書稱判竹爲之或用竹根其長二寸其制可略想所謂一俯一仰此必以竹之表裏爲俯仰也答或人

卜日雜儀

寒岡問卜日則立於右讀祝則立於左退溪曰卜日亦立于左矣至其終立于右者主人與諸執事東西相對而立皆北上以次而南則主人之右即執事爲首者對立之處故就此而告爲順若左則不與對也慎獨齋曰西向者未詳其義而將祭卜日而已非即

今祭先故不北向恐無他義也稱孝孫者泛稱之辭

若有高曾祖則當以最尊爲主答崔慎

陶庵曰云云答李惠輔○詳見喪禮禫卜日條中總論條

孟月行吉祭者仲月行時祭可否見喪禮吉祭條

正位別廟時祭先後

問始封之祖不遷高祖親未盡而不可祭五代別室以祭云如四時祭亦不可共設於正寢勢不能一時行祭崔碩慎獨齋曰似當先祭正位某之宗家先祭正位次別室所藏之主

小宗家行時祭之節

尤庵曰家禮所謂次日行祭者本為同居者設耳若考楊氏本文則可知也高祖之祭既用丁亥則繼曾家不得別卜日只於次日行之恐是統於尊之義也○如營造事自家云既用吉闕基則其後雖遇惡日不撤工役此等恐亦有此理

答南溪

南溪曰此段以宗法為主乃義起之別法也非可以

丁亥常制拘者

答鄭尚樸

尤庵曰尊位有故不祭則卑者從而不得祭亦勢之不得已處也雖異居而地若相近則亦與同居者無異曾見沙溪金先生答人書云祖先墓在越岡則小

宗不可先祭其墓此義似可類推也

答南溪

陶庵曰時祭宗家雖不行既是異宮則支孫似無不可行之義

答吳瑋

齋戒

晦齋曰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平日孝子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按程子之說有異於祭儀之意蓋孝子平日思親之心固無所不至至於將祭而齋其追慕之心益切安得不思其居處言笑志意樂嗜乎然此乃散齊之日所為也至於致齊日則湛然純

一專致其精明之德乃可交於神明也

問七日戒三日齊古禮也而家禮時祭只言三日齊何也

金誠

退溪曰七日戒三日齊古禮為然故今

廟社四時大享百官前期十日受誓戒誓戒之辭正以云云之事為禁前三日入清齋所患人不能盡如禮耳蓋大享禮之至重故如此其他祭不盡然也

又曰時祭極事神之道故齊三日忌日墓祭則後世隨俗之祭故齊一日祭儀有不同齊安得不異

答鄭

頤庵曰五禮儀祭享誓戒之目有曰不縱酒不與穢惡事而大明會典則更深一節曰不飲酒不與妻妾

同處蓋高皇帝熟諳俗習之放失曲為之防耳又

前朝之法於私家祭祀齋戒條有曰不許騎馬出入接待賓客違者科罪云云今之人士多嗤前朝之於禮法為疎略若此等處果如何耶余見世俗於祭前

一日雖不出入親朋萃至則博奕開酌終日謹謹是尚可謂之齋戒乎大凡酒之為害最能迷亂人情齋

時常禁此為第一况復接客則多闕於所應檢理者矣非惟不可不謝絕實是不得不謝絕也凡吾子孫

每當致齋一切謝客如非老病服藥切勿飲酒以專檢理以一思慮其違者以不祭論之可也

禮義類轉
又曰凡祭祀齋戒之日不過日不縱酒不茹葷不弔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預穢惡事而其爲前期大則三日小則一日如斯而已矣今俗昧求於本原而致曲於末務或前期七日或八日便戒或有婢僕解產於外廊有猫犬隕斃於藩墻或有奴隸乍涉喪家門巷而回便謂之犯染謬矣苟耳目之不逮及雖隔一壁無所動情苟心神之不收斂則雖處一室未免坐馳千思萬想凶穢淫慝何所不至哉况人倫在世事故多端慶弔歌哭皆不可廢又如從仕之身則夙夜于公不敢顧私 國家令式時祭忌祭給暇并止

二日或一日尚可望三日外哉故司馬溫公有時至事暇不必卜日之說韓魏公之祭只齋一日者以此也若欲如俗所爲則須連旬日盡廢人事方可豈容行得

栗谷曰時祭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忌祭則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叅禮則齊宿一日所謂散齋者不弔喪不問疾不茹葷飲酒不得至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若路中猝遇凶穢則掩目而避不可視也所謂致齋者不聽樂不出入專心想念所祭之人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之謂也夫然後當祭之時如見其形如聞其

聲誠至而神享也擊蒙要訣

尤庵問時祭忌祭俱是祭先也而齊戒則有三日一日之異者何也沙溪曰開元禮齊戒註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齊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

退溪曰時祭極事神之道云云見以此觀之祭有大小而齊戒之日亦隨而有異也

尤庵曰前期三日齊戒是家禮之文故要訣引之矣若是賢孝君子依古禮行之則不亦善乎第慮今人十日拘禁似必甚難故家禮之文如是耶答尹案

又曰祭主於嚴此嚴字是嚴敬之意也始自齊戒具需至飲福歸胙苟無是心則所謂禮為虛也然此甚難矣程子嘗言齊戒時思其居處心志嗜欲已是一等人答或人

問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註陳氏以心之內外言吳氏以廟之內外言或南溪曰陳氏為長

行時祭之所

問人家正廳南北長而東西短凡四時大祭於北壁下自西設位狹窄難行不得已高祖在北曾祖祖禰分東西相對禹性退溪曰正寢設祭位有大屋可依

禮設者自當如古其不然者不得不隨地形排設雖若未安亦無如之何矣

沙溪曰設位補註云云按家禮非不知昭穆之為正禮而姑因時祭而為之節目朱子嘗曰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興復之後還返舊都則述祖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禘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據此則補註之說恐是輕加議論也家禮輯覽慎獨齋曰只奉一位者則仍祭於其所而告辭曰請出就前堂可也答崔慎

問要訣時祭行於祠堂亦有所據耶李行泰南溪曰亦用五禮儀之制

考妣各卓

寒岡問瓊山儀節如獻時不奠而先祭與夫婦共一卓等處皆未浹意退溪曰瓊山禮多可疑

問父有三室凡人祭祀時考妣共一卓今四主共為一卓則其勢難便分為四卓則各位共卓亦有異同似未安崔季昇寒岡曰不得四位各卓則寧四位共一卓而盞盤飯羹炙肝之類各設恐無妨於不得已之權宜也

禮記卷之六
同春問今俗同奉考妣於一椅又兼設饌於一卓與家禮考妣各用一椅一卓之意大相不同孤家從前從俗今欲變改愚伏曰兩位共一卓五禮儀之文從時王之制亦無妨吾家自先世遵五禮儀今不敢必變

同春日鄙家用一卓每欲改從家禮只緣貧窶未易辦且五禮儀有共一卓之文非徒五禮古禮亦似如此故不敢率爾

答或人

問世俗或果蔬脯醢肝肉炙魚肉湯共一器唯飯羹麵餅各設

鄭基

慎獨齋曰考妣各卓禮也今人不但

堂宇狹隘若貧窶不能各設則自不免如來示然莫如從禮為正

尤庵曰考妣各卓禮有明文何可違也四代奉祀之家或有三四娶者時祭排位時雖三間之屋亦窄狹難容矣然變通為難不若小其床卓使可容排也

東

又曰昏禮同牢是合體同尊卑之意也祭需異卓男

女不相褻之義也恐不可相證而為說也

答韓聖輔

又曰時祭考妣各設既有家禮明文不可拘於器皿而合設也禮曰祭器未具不造燕器人雖貧窶寧有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不造燕噐者耶凡人奉先緩於養生故失先後之序

矣答黃世禎

陶庵曰祭饌勿論蔬果餅麵一一各設卽是家禮所載不可拘於床卓大小而苟爲合設之制然士大夫家蔬果則合設獨各設餅麵飯羹者大抵同然鄙家亦不免如此雖知其非禮而事力不逮因循未改矣吾外翁前後凡三娶祭時床卓難容伯舅趾齋公於末年考妣諸位之餅與麵亦爲合設蓋爲慮後而然也凡此諸件以禮意言之大都苟簡若能慨然行古之道則豈不爲好然亦不當不量家力而輕易變改

如欲量力而後行之則輒又爲因循不改之歸矣此

甚難處唯在財量

存中 耐位設位 與班耐條中耐位坐次條參看

尤庵曰云云時祭時耐位恐當從兩序相向之文若皆坐於東序則或有嫂叔連坐者矣大不便矣 答沈世熙 問時祭設位 鄭尚 南溪曰妻位在階下者以耐之尊者兩序故也若無則恐當在序端以在廟時耐在祖妣旁觀之無疑矣

饌品

總論

退溪曰祭之饌品儀節從禮文為當而古今異宜亦

有不得一一從禮文處循祖先所行恐無所妨

栗谷曰祭饌每位果五品貧不能辨則脯一牒俗稱

熟菜一牒醢一牒沉菜一牒清醬一器醋菜一牒魚

肉各一牒魚肉當用餅一牒麵一盃羹一盃飯一鉢

湯五色或魚或肉或菜隨所備若三色肝肉及魚

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為猫犬虫鼠所

汚擊蒙要訣

龜峰曰擊蒙要訣設饌圖脯醢祭物之重而今以佐

飯易脯名飯羹盞等亦擅移其位皆似不可答栗

牛溪問魚肉恐非生魚生肉云云鄭道可言家禮祭

饌圖脯醢蔬菜用六品却是古意非俗饌也是以吾

用脯二器醢二器蔬菜二器而不用今俗盤床之羞

去清醬不陳云云鄙人以為脯醢蔬菜相間次之者

却是宋時之差也於何見得古意乎去清醬不陳則

時羞有未備也渠却以為不然也渾家用五色果脯

醢蔬各二器湯三色為二十五器或恐過優不儉云

云龜峰曰魚肉雖無用生明文而以義推之用生無

疑也但今世私家窮無省牲之禮必以生為式恐難

為辦朱子又曰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

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以是論之則省牲之家
可以用生而自其下則恐未能也示品數多少某家
所備一以家禮為準而於常食品數不能無加減者
以四時時物亦或不同故也朱子語南軒曰於端午
能不食粽乎於重陽能不食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
於汝安乎以是看之隨時物薦享或恐人情不得不
為者也如是則鄭道可之不設清醬與非俗饌之語
皆非朱子意也朱子又曰温公祭儀庶羞麵食共十
五品今須得簡省之法方可以是以看之雖豐於奉生
而不煩之意亦可知矣

問家禮之饌即當時之饌今亦以生時所用而祭之
如何若五禮儀士庶人祭饌圖得無太略耶黃宗海沙
溪曰以生時所用常饌祭之亦可五禮儀圖雖有云
云稱家之力豈拘於此乎

尤庵曰祭貴蠲潔雜陳非禮云者來示不可易矣書
儀共不過十五品而家禮則多至二十餘品鄙家則
貧甚隨得用之本無定式雖有所得多品者以鄙家
考妣各設難得如許大卓故也大抵一位品數不減
於家禮也答李選

問祭物貧家則稱其有無而富貴之家雖積高多品

禮義類考

無害於禮耶一依家禮定式為之可乎金光遂庵曰雖或有從厚之時常時定式不可變也

果蔬

栗谷曰每位果五品云云擊蒙要訣。詳見摠論。

同春問家禮時祭果用六品要訣用五品何義沙溪曰要訣蓋本司馬公及程氏儀或者常以為非讀禮記知或說近之今人六品之果若難備四品或兩品庶合禮意

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

神明之義也○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產為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地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

又曰所謂蔬菜三件沉菜熟菜醋菜等物在其中有
何難解脯醢各設為是圖則合設誤矣以禮意推之
脯熟菜醢沉菜清醬醋菜等相間排設似當擊蒙要
訣似然答黃宗海

問要訣設饌圖不以奇偶數計是尤庵曰從俗也

脯醢

問脯三品醢三品柳億尤庵曰或脯或脩或魚脯可備

三品之數耶醢則魚醢食醢肉醢亦可備三品之數耶

南溪問脯醢則不過二物而已將以何物代為三品耶尤庵曰家禮脯醢三品云者恐是脯二醢一或醢二脯一合三品也脯有始殿之別醢有魚肉之異恐不可謂只為二物而已

又曰問解脯醢三品以二脯一醢當之者亦未見必是家禮之意蓋家禮既泛言蔬菜及脯醢各三品則所謂蔬菜者或芹或瓜或菁之類也所謂脯醢者凡乾魚肉皆謂之脯鹽魚肉皆謂之醢今當勿論乾者

鹽者只用三品似可矣何必拘於脯二而醢一哉且寒岡之以脯醢并為一器者固本於家禮卷首圖然卷首圖本非出於朱子而或有與朱子本文相戾者恐不足為據也且脯醢是燥濕相猜之物而同盛於一器亦未知其如何

答南溪

又曰脯醢未知脯三品醢亦三品耶抑脯醢合為三品耶若如前說則脯以乾脩乾魚及腊等為三品醢以魚醢食醢肉醬等為三品矣而若如後說則未知脯用二品而醢用一品耶此便難處也鄙家則貧甚隨得用之本無定式矣大抵一位品數不減於家禮

示矣美軒

也
答李選

南溪曰脯醢三器之說殊可疑以此沙溪以脯一器醢一器相間次之為主塞岡以脯醢同設者三器相間次之為主恐皆未盡愚則添鮓一器於脯醢中用之盖俗重食醢而墓祭亦有其文故也
答李德明
又曰脯醢是二物與上文蔬菜有異故見者又或以脯三醢三為說竊更詳之惟台今日之教義益的當然若論其所受用則人家饌物必無全濕者勢復叅設則自成脯二醢一或醢二脯一之規矣且以東萊宗法質之蔬菜脯醢共六品尤似無疑
答尤庵

遂庵曰脯醢三品云者恐是脯二而醢一或醢二而脯一合三品也而所謂脯醢者乾魚肉皆謂之脯鹽魚肉皆謂之醢今當勿論乾者鹽者只用三品似可矣且今俗設饌之品或不無與中華古禮有異者從俗只設各一品亦無妨
答金光五

佐飯切肉食醢

問要訣云脯俗稱佐飯以此見之脯醢似是飯床佐飯及醢樸也若設佐飯及醢則雖不別設脯肉食醢亦無妨耶
韓聖輔
尤庵曰要訣脯下註云即佐飯以此見之二者恐是一物今之學官用乾魚而并謂之魚

禮記通輯

卷二十一

祭禮

十七

補然以古禮言之則西北陸故設脯於右東南海故設魚於左今俗所謂佐飯者多是海物則恐不可并謂之脯而皆設於右也食醢之用只是東俗禮家所謂醢則是海物之加鹽者也并用恐無妨食醢似是古之齏屬也

又曰家禮時祭具饌條無所謂切肉者而祭始祖條有所謂切肉者而此則當炙以獻於再獻者也來諭所謂切肉未知指何物言耶若是脯脩等則當依家禮與醢相間矣

答柳億

又曰所謂醢卽魚肉之浸鹽者國俗既用此又用食

醢則非家禮之意矣若用其一則當去食醢無疑矣

答李選

南溪曰脯醢尤丈書云用脯二器醢一器或脯一器醢二器若用脯一器佐飯一器以應所謂二器者則似宜第鮓非古饌亦俗之所重而佐飯只是俗味故也使鮓專品而雜佐飯於脯亦未知如何且脯佐飯同器雖涉不嚴如餅醢之類久已先犯恐不太嫌也

與尹拯

生魚肉用否

顧庵曰語類祭用血肉者蓋要藉其生氣耳又曰古

者鬯龜用牲血是見龜久不靈用些生氣者接續也
史記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
去接他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又
朱子每論時祭忌日或用浮屠誦經追薦是使其先
不血食也以此觀之祭祀當須用生魚肉而家禮設
饌圖所謂魚肉者正指血腥也今俗少用血薦須知
朱子所論如是其切至然後可於祀先之道無欠矣
劉氏曰今人祭其先祖未必皆殺牲云而引司馬溫
公祭儀有鱠生肉之品丘氏儀節牲或羊或豕雞鵝
鴨云今亦雖不能全殺牛猪等肉及肝以為炙而肉

則生切盛牒且魚若體大則截作二三段盛一段於
牒可也或以雞鴨可代生肉鰕蟹可代生魚而雞鴨
不必全體當支割分盛魚之細少者亦可入用不必
滿尺而後可也

栗谷曰云云魚肉當用新鮮生物擊蒙要訣。詳見總論。

龜峰曰家禮惟祭初祖先祖有用生之文於祭禩曰
同時祭時祭魚肉無用生之文但朱子語類平日所
論祭必用生神道見生血則靈似不可不用生也全
肩之薦同 國禮恐不可用也家禮祭初祖前後脚
皆作三段江答松

禮記卷八

沙溪曰家禮所謂魚肉非生魚肉也乃魚湯肉湯也
栗谷之用生雖本於書儀與儀禮饋食禮不同嘗質
于家庭問于牛溪答曰叅用生熟雖是古禮至於家
禮則朱子曰以燕噐代祭噐常饌代俎肉則不用生
明矣答同

特牲饋食禮註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
也烹于門外東方註烹煮也豕魚腊以鑊各一爨
○郊特牲曰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
自盡其敬而已註祭之為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剔
或進湯沉或薦煮熟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

過盡其敬心而已耳

又曰願庵所引朱子說及要訣與饋食說不同行禮
者擇而用之可也家禮輯覽

慎獨齋曰古者大夫士各有牲庶人則無常牲今人
鮮用牲若依家禮用牲不亦可乎但不可用腥耳答鄭

基尤庵曰家禮初祖祭有腥熟兼設之文至時祭以下
則不用腥豈初祖則是上世之人故兼用古今之饌
而近祖則純用俗饌耶然程朱所論生物生氣等訓
如此則全不用腥不安於心故鄙家用魚膾肉膾蓋

是常饌而有生氣者故也其器亦用燕器蓋不敢異於家禮也其設之時與處則依初祖祭進饌時設于蔬菜之行矣要訣魚肉之設未知終據於何書故不敢從如有程朱明訓則遵用此儀似長矣家禮雖有省牲之節而既殺之後熟而薦之恐不可以有省牲之文而疑於用牲薦俎也李選

又曰魚肉與湯要訣以為二物此則與家禮別為一說矣大抵家禮只說魚肉則或湯或醢恐皆無妨但要訣俾用生魚腥肉家禮凡祭需皆熟獨於此用生腥則恐非純用家禮之意南溪

又曰家禮所謂魚肉未知用湯與否與用生與否也然禮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又以為鬼神反本故亦尚質然則兼用生物如要訣之說恐亦無妨答韓

聖輔

南溪曰禮曰饋食之道自熟始然則生熟并用古之義也至家禮以常饌代俎肉故無用生之法或有以魚肉當之恐非其倫答金成

遂庵曰儀禮有象生之文無用生之文故沙溪以用生為非粟谷時儀禮自中國未及來故要訣用生矣禮記有用生之言乃漢儒之雜記不可盡信答成遠

又曰願庵所引朱子說及要訣與饋食說不同行禮者擇而用之可也雖用熟薦若以生魚肉各一器參用以存愛禮存羊之義尤善

答姜再烈

又曰家禮所謂魚肉明是魚湯肉湯也蓋家禮以常饌代俎肉似不用生魚也鄙家則魚肉湯外別用魚膾肉膾是亦常饌故也

答李光國

陶庵曰用生一節深得古經本意然尤庵先生又於此起疑云云近世士大夫往往用生腥一二器者是則蓋參取要訣備要而為之惟在裁擇之如何耳

應秀

湯炙品數

寒岡問家禮本註魚肉用二味而通禮獻以時食註引語類云大祭則每位用四味請出神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故今欲用四味蓋於大祭只設二味太略故也退溪曰善

栗谷曰湯五色炙三色云云

擊蒙要訣詳見總論

尤庵曰家禮所謂魚肉未有必是湯之明文然禮有三獻爛之說說者謂爛沉肉於湯也然則今世所謂湯者或意其本於此也溫公祭儀有肉羹炒肉之文此其為湯明矣如不欲用湯則依禮記用殽馐之設

禮考類卷之

亦何妨哉答南溪

又曰湯三色五色云者實出於要訣而家禮則未有也然東俗承用已久似難猝變也仍且用之恐亦無害也同春九色云者愚亦嘗聞其說矣此兄嘗曰家間得美味而不用則心甚缺然故雖多而亦盡用之云此雖若無品節而亦可見孝子如事生之意矣答朴

後光

又曰家禮有炙肝炙肉之文又有祭先肝祭先肺之說似是三獻各用一物其多少則恐當隨宜也答韓聖輔問三鼎五鼎之說如今魚肉湯品數耶李時春南溪曰

魚肉當依家禮各用一品一亦三五之數也

陶庵曰擊蒙要訣果湯之俱用陽數固甚可疑前輩謂栗翁禮學少遜沙溪云者豈指此等處而言歟既知其非是則略加增損庸何傷乎答李命爽

鹽醋醬

沙溪曰加鹽之方按少牢饋食禮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以此推之可見古亦用鹽又時祭炙肝獨不言加鹽者有何義耶按特牲饋食禮賓長以肝從疏此直言肝從亦當如少牢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

右此亦不言者文不具也以此觀之時祭肝炙亦須

加鹽也所以不言者亦是文不具也家禮輯覽

南溪曰鹽楪凡饌似皆當用然不如炙肝時之有據

其獨言於初祖祭者亦容有互見之義答金

問丘氏儀節鹽醋二楪並設於前一行而亦不設醬

樊家用醬代醋楪云云金宇退溪曰只一依禮文鹽

醋俱設其設處且當從丘氏然凡飲食之類古今有

殊不能必其盡同以今所宜言之鹽不必楪設各就

其器而用之醬則恐不可不設也所謂象平日用醬

代之者得之

尤庵曰鹽楪醋楪之專設恐是古禮如是各於魚肉

設鹽於其器者似褻答李

沙溪曰醋在匙羹之間遵行不妨答黃

問擊蒙祭饌圖匙楪醋楪居外與家禮有異李行南

溪曰以盞盤居中者乃五禮儀之制然并醋楪易置

恐皆未安

又問擊蒙祭饌圖醋菜即家禮醋楪而曰菜何也南

溪曰似以後世不用醋又且代用清醬故以醋菜代

醋楪也然亦未安

又曰醋則家禮用之猶今之醬醬則要訣用之猶古

之醋備要兩存似無其義與尹拯

南溪問古人設食以醋為重家禮用醋即備要用醬之意今若并設似涉重複從古只用醋如何尤庵曰家禮醋楪要訣代以醋菜者恐未然內則納酒醬邊豆註醬醋水也是祭禮別用醋矣栗谷所謂醋菜恐當入於蔬菜之類也古禮祭不用醯醬考士昏禮可見醯醋也不尚褻味也然則內則及家禮之用醋恐亦隨時也則要訣備要之并用醬恐亦無害如以煩複為嫌則依士昏禮和醋於醬而只用一器亦無妨耶又問古人重醋猶今人之重醬家禮既用醋似當廢

醬而用醋然人家釀醋未易精好合於祭用故欲以清醬或代其乏而仍設於醋位尤庵曰以清醬當醋楪之文而設之於北端雖似合宜然醋亦是饌品之一而特東俗不為特設耳且以儀禮言之則醬是食之主故設之於中今以代醋之故而設之於偏處亦未知如何

牛溪問鄭道可言去清醬不陳云云龜峰曰云云詳見

饌品條
揔論

又曰來示祭器品數圖清醬置東失燥居左濕居右之義似未合他與某家所行相符且看古禮醬為飲

食之主宜居中云云答牛溪

南溪曰清醬雖以曲禮言之膾炙處外殺截處內鹽醬又處其內家禮設饌亦以內外為重輕云云然則醋之所處甚尊恐非今世以醬中置飯床之可比也。要之欲依家禮只用醋則頗駭人情欲依要訣代用醋菜依備要兼用清醬則皆非家禮之意但東俗雖不特設醋碟而非如點茶之全然不用且檢問解以為不妨故采則定用醋矣答尤庵

米食麵食

退溪曰以麵為麵食以餅為米食今人汨董雜陳只

務多品此不知禮者之事何用議為答寒岡

問進饌條曰以盤奉米麵食而按具饌條則無米麵食只有饅頭糕劉氏註曰麵食饅頭糕之類米食糕糕之類按輯覽註曰糝糝飯餅今俗呼糝糕云云然則麵食米食皆餅而所謂麵食亦斷非今俗所用餅麵之麵耶米麵食饅頭糕其實一物而具進兩條稱名之各異者亦何意耶李德明南溪曰米食麵食同是所謂餅者而但有米用麵之分耳然我國之俗既以一乾一濕為規而中國亦有麵食烹用者故不必盡削也

桃鯉燒酒油蜜果犬肉用否

沙溪曰桃及鯉魚不用於祭見家語及黃氏說燒酒則出於元時故不見於經傳我國 文昭殿日祭夏月則用燒酒粟谷亦謂喪中朝夕祭夏月則清酒味變用燒酒甚好云膏煎之物不用出於儀禮今俗必用蜜果油餅以祭恐不合於古禮也

答同春

士喪禮記凡糗不煎註以膏煎之則褻非敬疏云凡糗直空糗而已不用脂膏煎和之○家語孔子曰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黃氏曰抄鯉魚不用於祭祀云

澤堂曰私家四時祭品耻於無油果此有何味徒為觀美於享先末矣禮庶羞不加於牲况油果乃蜜餌麵食之屬一楪平排與菜果平等可也先輩名儒難於遽革以只存一楪為戒吾則從家有無有則只設一楪若有時不備油蜜則一楪亦不設矣

尤庵曰禮煎熬之物不用云云而油果是煎熬而成者則不用似宜而第三代之時祭尚臭油果之香臭比諸饌特異廢之無乃不可乎尹八松則遺命勿用慎齋則嘗言油果貧不易辦只欲平排云於此數說擇而從之可也鄙家甚貧每欲廢而廢之缺然故依

先例仍用而亦用高排然亦當以澤堂說為宜耳李答

選

遂庵曰若不用膏煎之物則非但蜜果油餅魚菜用

油之物亦當廢此甚難行李答光國

南溪曰非但儀禮之文如此家禮饌品圖亦無所謂

蜜果油餅者當準禮勿用為正然我國俗尚已久先

賢猶有行之者雖或平排一二器不至大悖否李答

尤庵曰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註故謂祭祀賓客

又周禮夏行脰鱠膳膏臊註臊犬膏據此則古人祭

祀用犬不但來書所引而已然東俗則不用未知其

故竊謂犬則家家所畜視豕尤賤故東俗用豕而不

用犬耶大抵此事從古用之可也從俗不用亦可也

此在行禮之家裁處之如何耳洪答聖休

遂庵曰古禮既用犬則只當遵用習俗之難變非所

可論洪答益采

生時所嗜不嗜之物當用與否

寒岡問祭酒用清酒用醴酒或用平生所嘗嗜何如

退溪曰用平生所嗜恐未安屈到嗜芟遺言要薦君

子有譏

問用其平日不食之物以祭之恐非思其所嗜之意

然若子孫世守不替則亦近於屈到薦芟之譏何以則果合情禮乎黃宗海沙溪曰來示然矣然并諸位設之則不敢獨異耳

尤庵曰俗尚及祖先平日之所嗜好不可全然擺脫要在酌中而處之云云答尹案○詳見俗節條中饌品條

南溪曰祭以平生所嗜人情之所必然若在三年之內則固無妨矣若入廟以後則并設諸位恐有所不敢酒醴祭物之主况神道異於生人豈可廢也答沈侃

遂庵曰生前不飲酒則以醴代酒無妨答金光五

陶庵曰天地之間元無不可食之物凡人生有不食

者則是氣之偏處其死也安有不可用之理孝子之心雖若有不忍者而從正不害為孝答李師範

茅沙

同春問家禮束茅聚沙何義至祭始祖條小註始云截茅八寸束以紅絲亦有所據耶他祭則不束以紅耶沙溪曰諸家所論可考

集說或問束茅聚沙於地擁住茅束否曰然曰用茅何義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註醴濁用茅以沛之也曰盤載以酌何也曰程子謂降神酌酒必澆於地家禮亦同未聞有盤至劉氏補註祭初祖條

始有茅盤截茅八寸束以紅立于盤內劉必有考
但其不註於時祭各條又恐止宜初祖不敢據也
曰茅或用三束何也曰按三祭于茅者三滴酒于
茅上非三束茅也豈誤其數也近見他書每位一
獻用酒三盞者尤非又曰祔位不設○周禮註必
用茅者謂其體順而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
當如此也○會通註曰截茅一搯許紅帛絞束立
沙中束之有竅沃酒滲下故謂之縮茅或云士虞禮其是用

始茅之

尤庵曰時祭條降神茅沙在香案前祭酒茅沙在逐

位前無可疑貳者忌祭茅沙當並在香案前其左其
右恐無甚分別答柳億

問束茅用紅絲云尤庵曰紅欲其文沙取其淨八寸
之義未詳

玄酒

問祭用玄酒何意姜頌沙溪曰禮經可考

鄉飲酒儀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註古之世無
酒以水行酒故後世因謂水謂玄酒不忘本者思
禮之所由起也○禮運註每祭必設玄酒其實不
用之以酌

尤庵曰玄酒恐不須不用若以為文具而去之則如
茅涕焚香等亦可去也

答韓聖輔

時祭服色

與參條中參禮服色條參看

晦齋曰凡言盛服者有官則公服帶笏無公服則服
黑團領紗帽品帶無官者黑團領黑帶婦人則大衣
長裙

寒岡問晦齋先生奉先雜儀註凡時祭盛服無官者
用黑團領鄙意盛服無如黑團領若紅團領豈是盛
服古人不以為褻服退溪曰不然

粟谷曰有官者紗帽團領品帶無官者團領條帶婦

人上衣下裳皆極其鮮盛之服

擊蒙要訣

同春曰今之所用盛服只有紅黑兩色云云

答姜碩期○詳

見喪禮吉祭條中祭時服色條

尤庵曰時祭所用之服家禮只言盛服而已若欲酌
取古今之宜則從要訣似好矣

答李漳

設盥盆不分內外

設東南之義并論○見參條

行祭早晚

同春問人家行祭或早或晚未有定式何者為得沙
溪曰先儒說可考

陳氏曰小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

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則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張子曰五更而祭非禮也○朱子語類先生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倚卓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尤庵曰行祭早晚太早不可太晚亦不可惟當以質明為正然孔子曰與其晏也寧早聖人之微意可知也答村是會

南溪曰質明即大昕指日未出時也朱子亦未免侵晨已行事畢則此亦古今不同處勢不得用大昕耳

答柳貴三

匙櫟居中居西之辨

問家禮及備要設饌圖匙櫟當中要訣則居西何耶朱道性陶庵曰不同處從家禮

祭時男女位內外執事並論○與參條中序立條參看

尤庵曰祭時地窄男女之位太逼則似當隨地勢推排變通答或人

問內執事外執事閉泰重尤庵曰或似以婢僕看者或似以子弟看者恐不可執一而言也

請祠堂奉主就位之節無主并論婦奉

晦齊曰按程氏祭禮主祭者盥手詣祠堂奉諸位神
主置盤令子弟各一人奉至祭所主婦以下不詣
問要訣詣祠堂時祭則無拜忌祭則有拜杜光尤庵
曰來示得之文元先生嘗如此下教矣甚仰高見之
精也

陶庵曰時祭無拜似以諸主出奉正寢而後有參拜
故也答徐永後

問家禮告事祝云四代共一板則自稱以最尊者為
主而時祭出主祝稱以孝孫前後不同閔泰尤庵曰
或云出主祝脫一玄字抑古人無問先代遠近只有

稱孫者此亦仍古而稱之者耶然前說恐是

沙溪曰前導云者主人在神主之前而導之也禫祭
禴祭吉祭亦當如時祭而儀節正衡皆無前導之文
不敢為說答同春

問壽翁以為西階是賓階祖考之神待以賓恐害於
義理奉主者當與主人由阼階云云崔錫南溪曰家

禮奉主之儀尋常以為既置於西階卓子上惟當從
本階奉升其義不過神道尚右然也大抵以主人則
當由阼階以神道則當由西階若如程氏儀使子弟
奉諸位神主至祭所者此亦可以各專其義矣今家

禮且令主人主婦奉主就位則義不得不并由西階無推移處壽翁之說徒執其一隅也

又曰奉主一節固為男女之異任既無主婦云云

庵○詳見喪禮立喪主條中主婦條

出主見參條

參降諸節與參條中參降先後條參看

栗谷曰若時祭行于祠堂則無奉主就位節次只就

祠堂各位前陳噐設饌先降神而後參神擊蒙要訣

尤庵曰生時無階下拜祭時之有者祭禮主於嚴故

也答或人

退溪曰降神之禮非獨虞祭其於祔及祥禫皆各再

拜夫虞朔之類禮宜簡節而反備時祭宜繁縟而反

略皆不可曉答鄭惟一

同春問家禮朔望焚香灌酒各再拜時祭則只於灌

酒後一再拜其義何也沙溪曰焚香再拜求神於陽

也灌酒再拜求神於陰也時祭一再拜恐闕誤故喪

禮備要依朔參禮以兩再拜添補未知得否

尤庵曰時祭降神只焚香先師每以為參與時祭輕

重迥別不應時祭之儀反輕於參明是闕文晦齋奉

先儀亦補入不但備要而已後人行之亦不至大害

否答南溪

南溪曰時祭焚香無再拜故備要添入之然鄙意家禮必有其意而輕添似未安答李東

問朔參則主人受注斟酒反注取盞盤此則主人受

盞盤執注者斟注于盞鄭尚南溪曰時祭三獻皆獻

者東面立執事斟酒乃聽命於神之義降神此禮亦其意也與朔參自不同

飯羹左右之義

問祭圖陳饌尚左而扱匙則西柄似有尚右用右手之義何也金就退溪曰祭饌尚左之說恐未然蓋食

以飯為主故飯之所在即為所尚如平時陳食左飯右羹是為尚左而祭則右飯左羹是乃尚右所謂神道尚右者然也而今云尚左非也扱匙西柄果如所疑人之尚左食用右手則神之尚右似當用左手矣然嘗思得之所謂尚左尚右但以是方為上耳非謂尚左方則手必用右尚右方則手必用左也故雖陳饌以右為上而手之用匙依舊只用右手何害焉沙溪曰曲禮言凡進食之禮特牲言饋食之禮然食黍稷皆居東而家禮則不然羹居東飯居西未知何義恐是出於當時俗禮而書儀從之而家禮亦未之

禮記卷之二十一

改故歟家禮輯覽

問或以為三年內象生時飯左羹右為是謬意則卒
哭始用吉禮事以神道此不得獨象生時黃宗海沙溪
曰陳饌飯右羹左未知其意至於挿匙西柄以石為
尚則左陳之意尤不可知也愚意三年內上食則象
生時左飯右羹為是亡友趙重峰汝式嘗曰禮食居
人之左羹居其右酒漿處其間生死異設何所據耶
烹飪具饌代神祭酒扱匙西柄皆用養生之道而陳
饌引致歿之義亦未詳其所指也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殺右戴食居人之左羹居人

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漆齋處末酒漿處右

以脯脩置者左胸切右末註肉帶骨曰殺純肉切

曰戴骨剛故左肉柔故右飯左羹右分燥濕也膾

炙異饌故在殺戴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殺戴之

內蔥漆齋蔥亦菹類加豆也故處末酒漿或酒或

漿也處羹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漿疏曰脯訓始

始作即成也脩亦脯脩訓治治之乃成薄析曰脯

搯而施薑桂曰暇脩胸謂中屈也胸置左也脯脩

處酒左以燥為陽也呂氏曰其末在右便於食也

食脯脩者先末方氏曰食以六穀為主穀地產也

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為主牲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特牲饋食禮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

鉶毛于豆南南陳

觀此數說凡祭設饌羹宜居西飯宜居東家禮則不然羹居東而家禮亦未之改故饌然當依家禮左設不可有

異議

問家禮陳饌飯右羹左未曉其意義重峰以生死異設為無所據沙溪亦以為然而又謂當依家禮左設不可有異議者何耶退溪曰時祭右陳神道尚右故也今人以飯右羹左為左設飯左羹右為右設沙溪

所謂左設亦如此而退溪謂之右陳者豈以飯右為主而然耶若如退溪說則飯右羹左果合於尚右之義耶金壽恒尤庵曰重峰說主於禮記沙溪說主於家禮家禮乃損益古今而為之定制者故沙溪以為不可有異議耳且左右設云云今人以尚生時者為右以變於生時者為左退溪則主飯而言故以飯居右為右陳爾

酌獻之節

見喪禮虞條

祭酒之義

同春問祭酒代神也論語君祭先飯之祭亦祭酒之

義耶其註曰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祭之之
義似無關於主客之禮而朱子云然何歟沙溪曰古
者座中上客祭酒餘人不為之祭國子祭酒之名由
於此但家禮四時祭正位皆祭酒與古禮不同未詳
其義

尤庵曰降神時傾酒于茅沙者求諸陰之義也三獻
時少傾于茅沙者代神祭之義也答朴是曾
又曰三獻皆祭儀禮家禮皆然故備要仍之要訣則
其意以為初獻既祭則亞終獻不必更祭故其文如
此然當以儀禮家禮為正答或人

啓飯盖

同春問祭飯啓盖宜在何時沙溪曰祭時扱匙飯中
雖在宿食之時啓盖則應在初獻之後未讀祝之前
以特牲饋食禮觀之可知

特牲饋食禮曰祝洗爵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
佐食啓會仰也于敦南

告祝之節

祝文

退溪曰時祭祝文若用丘氏禮併一祝文則當不用
昊天罔極之語答李成亨

示夫美車

慎獨齋曰家禮逐位讀祝之制自是禮專而曲折分明何必從儀節之苟簡乎考妣用昊天罔極亦有意焉儀節不必遵用答崔慎

尤庵曰家禮於高祖以下則主人不稱姓於先祖以上始稱之此則似以遠近為別也丘儀於高祖稱姓有不敢知者耳答尹案

退溪曰牲不特殺則不可用潔牲等語士大夫廟祭不聞以一元大武為祝辭假使一時因事殺牛非平日每祭輒殺牛則一用此辭而後不用尤恐不可也

答金宇頤

讀祝

問凡祭無執事則祝文自讀之耶姜頤期沙溪曰不妨

同春問或云無執事則受胙當闕而祝文則主人當自告退溪先生謂張兼善無祝人則設祝文而不讀在苟簡不備禮中自盡其心之事云云兩說如何沙

溪曰無祝人則主人自讀猶愈於不讀退溪曰湖南或有陳而不讀云然古亦無此說矣寒岡問讀祝當高聲讀抑低聲讀退溪曰太高既不可太低亦不可要使在位者得聞其聲可也

獻耐位之節

禮記類編卷二十一

祭禮

三十九

問祭高祖畢即獻祔位則祔高祖者乃曾祖之子也
子先於父可乎栗谷曰祝辭以祔食言則非所謂先
父而食也况使人行之則是大有間矣
同春問家禮纔祭高祖畢使人酌獻祔于高祖者云
祔于高祖者即曾祖之子先父食未安沙溪曰此當
活看豈可先也

又曰儀節則先獻正位畢而次祔位朱子亦曰祔食
之禮古人祭於東西廂某只設於堂之兩邊正位三
獻畢使人分獻一酌如學中從祀然家禮輯覽
尤庵曰或家長房奉祀高祖則其高祖之玄孫亦當

祔食矣答芝村

問繼禰宗者妻若弟與孫則無可祔之班時祭祝文
云云洪益采遂庵曰雖配享於考妣而昭穆各異則決
不可同為祔食別為文以告似合於禮

亞獻終獻

退溪曰亞終獻不使諸父應有其意不可考以情理
言之廟中以有事為榮况諸父之於祖考非眾子弟
之比終祭無一事豈非欠缺耶答鄭峴壽
問因時祭亞獻註朱子曰主人初獻未有主婦則弟
為亞獻弟婦為終獻云若主人兄弟有三人已上可

禮記卷之八
以三獻而必以弟婦為終獻否崔碩慎獨齋曰婦人

與祭則嫂尊故為終獻

問同春喪虞祭李執義翔為終獻此非親戚云云宋
濂尤庵曰親賓謂所親之賓客也古者必筮賓而祭者或以賢或以爵皆所以重其事也非裔屬非尊行似不當論

南溪曰祭禮用親賓蓋古禮也家禮仍之墓祭則行禮於塋域之外與主人有兄弟之義者恐無不可至於時祭乃堂室之事雖與主人有厚分其與婦人並為行禮於至近之地恐是古今異宜處若非姑姊妹

夫一家之親則似難泛行答中

漢立

又曰家禮不許諸父亞終獻蓋為叔父於主人為尊行也然如尊家只有叔姪兩人行祀何可拘於常禮而不為之變通乎鄙意迭行諸獻無不可者諸節中如讀祝噫歆則主人行之執注反注則叔姪并行恐皆不得已至於受胙則不行無妨惟婦人不可交參於男子之禮耳此言男婦一時交參之非非謂主婦亞獻等常禮也○答金載重

尤庵曰三獻皆祭云云詳見祭酒之義條

問今人或為添酒終獻故未滿斟閱采南溪曰亦當從家禮三祭酒若行祭酒之禮則終獻故未滿斟之

非可革矣

三獻皆進炙

同春問時祭三獻各進炙忌祭墓祭亦如是否沙溪曰忌祭三獻亦當進炙墓祭雖殺於時祭家禮本註如家祭之儀云則三進炙似當

陶庵曰亞獻時當奉出初獻炙盤而別以他盤進炙矣魚肉不可同盛鄙家初獻則肉亞獻則魚終獻則雉或雞如此則無混雜之弊

答李基敬

扱匙正筯之節

寒岡問主婦不參祭則扱匙主人為之否退溪曰當

然

松江問扱匙飯中西柄之義須是令匙背向西如生人舉匙拈飯之為乃合而或云令匙內向北如生人所扱而微偃匙柄於西可也恐是非西柄之義龜峰曰前說飯在匙上將食之狀後說以匙取飯之狀後說似是

南溪曰龜峰扱匙微偃之說只是取以匙取食之意而已今詳南北曰縱東西曰橫凡祭饌皆橫設正筯亦然若獨於匙縱插則恐未安

答金克成

問扱匙西柄

金光

遂庵曰古禮無匙筯今人扱匙正

筋乃虞祭象生時仍以不變

退溪曰古人羹有菜者用筋以食祭時上筋于羹不

妨

答金就

沙溪曰正筋之所退溪曰正之於羹器恐未然若是

正之於羹器則何獨於匙特言插之所而筋則無說

乎恐正之於匙楪中也

家禮輯覽

南溪曰所謂正筋者似指其正置於楪上首西尾東

也

答閔采萬

闔門 啓門并論

寒岡問闔門之後或有不出而俯伏於前者何也退

溪曰家禮所闔之門即中門也出者出此門也但今

人家廟中門與古所謂中門似異若以今楣下出入

戶為中門則所謂俯伏於前即是出也

同春問時祭闔門所謂厭也願聞厭之義沙溪曰曾

子問詳之

曾子問註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

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釋辭於

神勉其歆饜此時在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陽

厭者尸謾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

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乎於此乎其庶幾其享之而厭飫也

又問家禮闔門條所謂一食九飯何義退溪曰一飯而九舉匙然否愚伏謂嘗見中原人飲食以小器盛飯既食又進之又食又進之據此則一食即統言九飯即小數之節云云此說如何沙溪曰儀禮禮記註疏可考愚伏說近之

小牢饋食禮註食大名小數曰飯疏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九飯士禮也三飯又三飯又三飯○
○ 犧牲饋食禮註三飯禮一成也又三飯又三飯禮三成也○
○ 曲禮三飯疏三飯謂三飯而告飽勸乃

更食故三飯竟主人乃導客食載也

南溪曰一食九飯非匙數也以小器除出本飯而食之至九次也答栢三

問啓門自虞至祥禫皆祝進當門北向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時祭則祝聲三噫歆乃啓門所謂告啓門三者稱啓門者三耶豈與聲三噫歆者互文而同看耶崔徵厚遂庵曰噫歆乃是告啓門也不可分作二事看

徹羹進茶伏立之節

退溪曰今人進湯水是古進茶之意答寒岡

允庵曰今人徹羹然後進熟水豈以不徹則無地可安耶澆飯於熟水似是象生時也然中朝之人則常時飯畢飲茶少許云則澆飯亦東俗耶答尹

同春日和飯置匙等事禮所不言吾家則不為也雖為之恐無大妨答蔡之沔

問點茶時禮無取飯放水之規而人家皆行之李秦壽南溪曰此亦從俗而然曾聞鄭守夢家不行蓋以禮為準故也鄙家亦不用

陶庵曰中州人重茶每食必設若古之食竟飲酒蕩口安食之義也祭祀亦用之我國則常時不用茶故

祭時以水代茶而至於調飯即是俗例故好禮之家徹羹進水而已答全汝性

問今人祭時進湯水後飯中所扱之匙移置于湯水器云云蔡徵遂庵曰禮所不言初聞未安

問凡祭進茶後旋即辭神似為太遽姜碩沙溪曰立而少遲可也伏則無據

退溪曰祭時當立據禮文無疑但國俗生時子弟無侍立之禮祭時不能盡如古禮如墓祭忌祭皆循俗為之惟於時祭則三獻以前皆立俛食後乃坐此家間所行之禮也

禮記卷之二十一

受胙

尤庵曰受胙是時祭大節目何可不行耶橫渠說有可觀者其意蓋曰當初行禮時俗人駭之心亦不安矣行之既久則人不以為駭心亦自安云非但行禮為然凡干異俗事莫不皆然也

答韓聖輔

沙溪曰祈福主人不曰祝而曰嘏者何也按禮運註假與嘏通嘏尊祝卑以尊統卑故但言假

家禮輯覽

尤庵曰工祝朱子曰善其事曰工商祝謂祝之習於

商禮者

答韓如琦

問晦齋奉先雜儀時祭下刪其嘗飯掛指之節云云

全汝性

陶庵曰嘗飯一節禮意甚好不可去

寒岡問無執事而主人獨行則受胙嘏辭及告利成等何以為之退溪曰無執事已闕於禮安能備此禮耶

告利成之義

沙溪曰利成之義禮經詳之後世既不用尸則恐不須行然家禮既有之行之恐當

答同春

曾子問註云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也饋食禮疏祝告尸以利成不言禮畢若言禮畢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蓋古者祭有尸事尸禮

禮記類纂卷之

畢則告利成雖告主人而其實欲令尸聞而起也
是以其下文即曰尸謬

告利成

問受胙後主人再拜而告利成在位皆再拜主人不
拜云云慎慎獨齋曰受胙告利成皆一時之事主人
已再拜而未復位告利成者祝與在位者之事故主
人則不拜似無他意
問告利成再拜為尸耶為主人耶閔泰重尤庵曰利養
成終也謂祭畢也嫌於請尸起去故但告祭畢則尸
自起去矣告利成後衆主人再拜為尸也

下匙筴合飯蓋

南溪曰下匙筴當在辭神前合飯蓋時答鄭尚樸
慎獨齋曰既已啓飯則自當合之此等曲折禮書雖
不編舉而可以推行之耳答鄭基磅

祖先生日行時祭

尤庵曰祖先中一位生辰若在仲月則行祀於此日
云云答韓聖輔○詳見生辰祭條
中子孫生日薦享當否條

減墓祭行時祭之說

朽淺曰謹按四仲月時祭古之正禮禮之重者也四
名日墓祭後之俗禮禮之輕者也一年之內行此八

禮記卷之六
大祭非但人家事力所不及實有逕庭於禮經所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之語今以春冬二仲月如禮祭之又依孟詵用分至之例及程子用寒食端午重陽冬至之儀以端午秋夕祭於祠堂以當夏秋二仲之時祭夫如是則四時之祭實皆行之而端秋二名日亦可兼舉矣蓋夏秋二仲月各行兩大祭則既有所謂煩數不敬之礙且不於墓而於祠堂合禮意故也

尤庵曰以端秋二祭移行於祠堂以當夏秋時祭云者似若以祖先為徵債於負債之人者殊甚未安矣與其如此不若依家禮只行三月一祭於墓而其餘三節則皆廢之四時時祀及節日小祭祀無所廢闕既盡合於禮又不牽於俗矣如此則大小大整齊也

答韓聖輔

陶庵曰云云世之只行墓祭不行時祭者須移祭墓者行之於廟而於墓則一祭之為宜

四禮優覽中墓見墓祭條中墓

祭增減同異條

貧家行時祭之說

尤庵曰曾聞趙重峰遞報恩宰移入沃川山中欲設時祭其大夫責之曰貧窶如此何以具辦重峰對

禮考類輯

曰但賜聽諾則子當隨力所及矣及至祭日見其所設各位只飯羹及粟末為餅瓜蔬各一器而已極其精潔云竊恐貧家奉先當以此為法也答全壽增南溪曰慎獨齋當昏朝時家甚窘祭祀無以成樣每行時祭祭饌至有一位用乾石魚一尾者在誠不在物亦可為後人法

陶庵曰時祭乃正祭祭莫重於時祭而近世行之者甚鄙誠可寒心其不識禮意則已矣亦有欲行之而患其貧者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苟能盡其愛敬之心則雖以一簞食一豆羹因俗節而薦之

恐亦不妨四禮便覽

時祭替行當否

攝行諸節見祭變禮祭祀攝行條中主人不與祭使人攝

同春問時祭及禴祭或在遠地使子弟代行猶不失使人攝之義否愚伏曰攝行似不妨

遂庵曰今戶判為關東伯時其家廟行時祭或以芝湖公代行或以君晦代行當時稟于老先生其婦人在家而先生之意如此可為今日可援之證周禮天王有故則大宗伯攝行未聞以后代行也然則古禮之意亦可推知也答權

陶庵曰時祭替行君家已成家法今無可疑而吾則必欲見可據之文而後行之遇答閱

三年內凡筵時祭行否後見喪禮葬後諸節條

國恤中時祭見喪禮大小常祀條

附土神祭

栗谷曰謹按朱子居家有土神之祭四時及歲末皆祭土神今雖不能備舉四時之祭例於春冬時祀別具一分之饌不設匙筋家廟禮畢乃祭土神似為得宜降神叅神進饌初獻皆如家廟之儀其祝辭曰維年歲某月某朔某日某甲某官某敢昭告于土地之神維

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不欽酒肴雖薄庶

將誠意惟神監顧永奠厥居尚饗冬祭則改曰維此仲冬歲功告畢若

時報事云云餘並同亞獻終獻無備食進辭神乃徹祭土神之所宜於家

北園內淨處除地築壇○擊蒙要訣

沙溪曰朱子大全有家中四時土地之祭儀節及擊

蒙要訣亦皆有之好禮家采而用之可也喪禮備要

同春問擊蒙要訣云云見上依此行之如何但不設匙

筋亦無備食進茶之儀則應不設飯羹矣此是何義

耶然則墓祭土神亦不設飯羹耶 國家山川 廟

社之祭不設飯羹匙筋祭神固異於祭先栗谷不設

匙筋於土神無乃有意耶沙溪曰家中土神祭世無行之者若行之則當依墓祭土神具飯羹匙筋也家禮墓祭土神有設盞盤匙筋于其北餘并同上之文則其有飯羹明矣丘儀亦有匙筋家中若祭土神則宜無異同要訣無乃從簡而云耶

尤庵曰土神之祭雖不見於家禮而大全有之要訣所謂只行於春冬者視大全已減其半矣今又減其半無乃太簡乎且吾東禮儀全是蔑裂若以駭俗為嫌則恐無備禮之日矣

答韓聖輔

問土神祭云云依凡祭質明行之耶

金光五

遂庵曰近

世清陰宅行之祭禮依來示似當

初祖先祖祭

問始祖先祖之祭朱先生謂覺得僭不行然著之於小學云云

尹案

尤庵曰不祭始祖先祖似是先生晚年事

南溪曰家禮大義以宗法為主然終不復始祖之祭是猶廢大宗而崇小宗也若以程子所謂立宗非朝廷所禁之意推之斯亦可見其復之無害於大義矣沙溪曰初祖之祭只一位故只設一位而并祭考妣先祖之祭不止一位故分設考妣兩位以兼享之

姜答

期願

語類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朱子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問初祖之祭去牲之後足近竅一節而先祖之祭則進後足上一節前後不用何也閔泰重尤庵曰後足三節去近竅一節而尚有上下二節故云

問去近竅一節朴光尤庵曰竅是矢竅不潔故去之又曰肉涪謂煮肉汁也不和者即謂大羹和之以菜者即謂鉶羹大羹太古之羹也鉶實羹之器以器名羹答俞命賚

禘祭

總論

龜峰曰祭禘祭之大也而要訣闕不見錄似當添入答栗谷○下同又曰祭禘程子朱子已定之禮而小學家禮既詳其儀猶曰恐豐于昵也深為兄致疑焉

沙溪曰栗谷曰祭禩恐豐于昵然以先儒說參考祭亦不妨今好禮之家多行之者答俞

禮輯曰父廟曰禩禩者近也○程子曰季秋成物

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朱子曰某家舊時常祭

立春冬至季秋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禩禘

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禩而用某生

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問禩祭

如何曰此却不妨

寒岡問禩祭欲例用重陽退溪曰家禮卜日註温公

及朱子說已明不必更求異

愚伏曰先大夫生日適在季秋則雖三年之後以其

日行禩祭甚得情禮與所謂非禮之禮者自不同矣

來示得之答俞

尤庵曰禩祭不嫌於僭而又朱子所行者行之不亦

善乎嘗聞李叅判端夏說其考澤堂公每言人家當

廢而不廢者四節日墓祭也家禮只一祭而俗四祭之故云當行而

不行者禩祭也今如貴家以右族行之則世自有相

效而行之者矣答俞

問或曰只奉禩廟而別行禩祭朱安又曰八月正祭

或有故而遷于九月則并舉時祭與禩祭有煩而不

敬之疑云云問昌陶庵曰禴祭之必於季秋者實以成物為主若不行正祭而獨行禴祭則誠有豐昵之嫌矣或人之說則未可知也惟鄙家去月有拘今月又少無故日才過時祭明日又將行禴祭煩數之懼則有之

聞禴祭攝主則不可行否任寒岡曰樊家亦方奉攝當初祭禴自宗孫改題之後不敢為之

卜日齋戒設位饌品以下行祀諸節
禴祭過時不行并見時祭條

同春問時祭及禴祭或有故不得行之於仲月及季

秋則可以退行於次月否愚伏日禮曰過時不祭據此則月後退行似為非禮而詳陳註則又似謂春祭過春則不祭夏祭過夏則不祭然則於季月亦可行之也然禴祭則恐難退行於十月季秋成物之文何取於十月耶

又問愚伏日云云見上此說如何沙溪曰退溪嘗言過仲月不祭與禮意不合常以為疑鄭說正合鄙見禴祭行於十月則真所謂過時也

禴祭替行當否

同春問云云愚伏日云云詳見時祭條中時祭替行當否條

喪中禩祭

見喪禮喪中行祭條中總論條南溪答金克成說

三年內几筵禩祭

見喪禮生辰條

禮疑類輯卷之二十一

禮疑類輯卷之二十二

祭禮

忌祭

總論

同春問忌祭之義沙溪曰忌者含恤而不及他事之謂非祭名也宋儒始以義起禮經及先儒說可考

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又

禮記類傳
曰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
設於他次旣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
此雖無古可以意推○朱子曰古無忌祭近日諸
先生方考及此○又曰忌日唐時士大夫依舊孝
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
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以謝書
授之○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卓炷香
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碍
於義理行之亦無害○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淨
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旣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

食也先生家凡值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
之禮二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
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以上語類○
顏氏家訓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
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
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輿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
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
知禮意乎○通典王方慶曰按禮經但有忌日而
無忌月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

又問忌日謂之諱日何義沙溪曰忌是禁字之義謂

舍恤而不及他事也諱是避字之義其義相近又古語云如有不可諱註謂歿也歿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不可諱諱日之諱無乃出於此耶諱日之諱卒哭而諱之諱出處雖不同其避義似同卒哭而諱謂以謚稱之而不名以神道待之也亦非謂卒哭之前則直稱其名也但無用謚諱名之謂也

閏月小月晦日歿者忌日

問祖考之終在閏月者復遇亡歲之閏月則行祭於閏乎趙退溪曰閏非正月人之行祭常以正月而獨於是歲依亡歲之月而祭似未穩祭則依常月行之

於閏月亡日則齊素而不祭似當也

言行錄

同春問人或死於閏正月則忌祭當用本正月否若值閏正月則當用何月云云沙溪曰通典諸說可考也或謂閏月死者後值閏月當用本月為忌而閏月歿日亦當行素云云大月三十日歿者後值小月固當以二十九日為忌值大月則自當以三十日為忌小月晦日死者後值大月當仍以二十九日為忌不可延待三十日也

通典范甯曰閏月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

不數○開元禮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
之月為正○庾蔚之曰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
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
朝為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亡者亦可知也

兩日間死者忌日

與喪禮初終條中夜半死者從來日條參看

南溪曰復而後行死事然則初喪諸節固不得以此為主若夫死者之正日二祥忌祭所係甚大豈可隨此而每退一日以昧處變之道耶雖未見先儒所論恐非深疑且記往歲 仁敬王后之喪出於兩日間所值疑文正類於此而厥後朝廷以喪出日為

國忌是今日公朝之禮也尤當準行答李世勉

行忌祭之所

尤庵曰忌日遷主曾稟於慎老答謂正寢廳事是平日所居故必遷之於此云疑禮意或出於此也答朴世輝
慎獨齋曰忌祭出就正寢者為有他位故也只奉一位者則仍祭其所而告辭曰請出就前堂可也答崔慎

考妣并祭單設

晦齋曰按文公家禮忌日止設一位程氏家禮忌日配祭考妣二家之禮不同蓋止設一位禮之正也配祭考妣禮之本於人情者也若以事死如事生鋪筵

設同几之意推之禮之本於情者亦有所不能已也
退溪曰忌日并祭考妣甚非禮也考祭祭妣猶之可
也妣祭祭考豈有不敢援尊之義乎吾門亦嘗如此
而非宗子故不敢擅改只令吾身後勿用俗耳言行
栗谷曰忌祭則設所祭一位具饌但具一分若并祭

具二分○擊蒙要訣

牛溪曰程子俱祭考妣鄙人則用程禮答村汝龍

寒岡曰祭妣而以考合祭固不可祭考而亦不當合
祭妣禮既當然則奉出一位祭之何至未安

同春問雜記云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

不敢援尊據此府君忌日配祭夫人夫人忌日不敢
配祭府君似當沙溪曰忌日并祭考妣雖非朱子意
我朝先賢嘗行之栗谷亦曰祭兩位於心為安云
援尊之嫌恐不必避也

晦齋曰云云見上○退溪曰忌日合祭古無此禮但

吾家自前合祭之今不敢輕議愚按忌日只祭所

祭者哀在於所為祭者故也配祭考妣似非禮之
正也然今之士大夫配祭者多從俗恐不至甚害
何如

又曰按士虞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註猶未以某妣
配某氏哀未忘也而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

禮義美車不

謂也以此觀之忌日止祭所祭之位而不配祭者非薄於所配祭以哀在於所為祭者故也○又按居家必用眉山蘇氏曰或問伊川先生曰忌日祀兩位否先生曰只一位愚謂家庭之祭與國家祀典不同家庭晨夕朔望於父母之敬未嘗舉一而廢一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以為善忌祭何獨不然故忌祭仍當兼設考妣位若考忌日則祝辭末句增曰謹奉妣某氏夫人配妣忌日則曰謹奉以配考某公後之君子更宜審擇據此則程子以祭一位為是晦齋所引未知出於何書家禮輯覽

朽淺曰凡忌祭當忌之位

旅軒曰忌祭人多并祭考妣甚非禮也答權

愚伏曰不敢援尊固有所本於理亦精然并祭亦何

不可答同

慎獨齋曰并祭為當答崔

尤庵曰考妣合櫛及忌日只祭一位皆是家禮之文矣然則不得不於合櫛中只奉出一位矣父之所娶雖至於四何害於合櫛配食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既為之母則難於取舍也此理甚明答杜又曰如以并祭為是則雖合櫛何妨於并出乎若祭

一位則雖合積何嫌於以空積奉出一位耶大抵合

積自是家禮明文似不敢違矣答李喬岳

又曰忌日并祭考妣者當依時祭儀凡于祭物一切

各卓各設矣答或人

又曰吾家亦設考妣兩位雖知其不當而行之已久不能改也答崔慎

陶庵曰只設一位禮之正也蓋忌日乃喪之餘值其親歿之日當思是日不諱之親而祭於其位不宜援及他位只祭所祭之位而不為配祭非薄於所配祭以哀在於所為祭者故耳然則當以只祭一位為正

考妣并祭雖有先儒之說恐不可從四禮優覽

又曰忌辰之合祭本於人情雖未忍遽廢而若論禮之正則只設一位是也某人家數世所行既得其正今以奉來祧位之曾前合祭難於異同有此疑問是雖嫌於援尊然廢其正而從其失其可乎以祧位論之前後祭儀之不同固似未安而合設與單設惟奉祀者所處如何爾恐不必為嫌也答權震應

齋戒服色食素之節齋戒又詳見時祭條

退溪曰朱子繫辭本義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忌祭及節祭則禮之小而近人情者故只

齋一日時祭則禮之重大所以致盡於事神之道者

故七日戒三日齋也清齋二日并祭日為三日也然今人親父母

忌日則迫於情意亦或齋二日答趙振

又曰家間每遇親忌自有不忍之意故從前二日齋

戒今若并七日則為十日齋戒雖甚厚自一介篤行

之士言之誠是至孝然以是為天下萬世通行之法

則恐或過中矣答金誠一

問家禮忌墓祭前一日齋戒要訣忌祭則散齋三日

致齋一日兩說不同何所適從李萬春南溪曰與尤丈

子仁相議欲專從家禮盖日數多則難得潔淨誠一

故也

尤庵曰家禮忌祭致齋條云如祭禩之儀祭禩齋戒

條云如時祭之儀時祭齋戒條云沐浴更衣然則似

當變於常服而不言何衣不敢質言答金鎮玉

又曰古人以黑色為齊服未知於忌祭致齋時亦用

此否耶鄙意用素恐無妨答閔泰重

寒岡問忌祭行素止行一日否世俗亦於齋戒日不

敢食飲此是過於厚處從俗何如退溪曰禮宜從厚

此類之謂也

又曰吉注書忌日蔬食水飲甚善後人法之亦固至

意若其人有父兄在則如當餽時父兄依他食稻已

答金一誠

獨別設蔬食豈不難乎若此處當如何

沙溪曰或問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為子

孫者固皆不飲酒食肉矣一家之人亦皆素食乎愚

答曰語類先生家凡值遠諱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

食物則以待賓客

家禮輯覽

尤庵曰家禮齋戒儀飲酒不至變貌食肉不至變味

至於正忌日始言不飲酒食肉據此似無前期不飲

不食之義矣然世俗必前期不飲不食如此無害於

義者從之恐無妨也

答韓聖輔

又曰鄭寒岡則只於當日不食肉而已

答崔慎

問不飲酒不食肉寢於外不在於致齋之日而日是

日者可疑

李萬春南溪曰忌者喪之餘不可以此推行

於未喪之前禮意然也然東漢申屠蟠為親忌行素

三日退溪亦曰禮宜從俗以此揆之恐無不可况寢

於內視飲酒食肉不啻加重者耶

問前期行素則高曾祖及父母忌日當有差等耶

李萬春南溪曰似然

退溪曰忌日雖非已當行素之親若當行其祭則行

齋素善矣

答金富倫

禮記類輯卷二十二 祭禮 九一

陶庵曰是日不酒肉一段變服參祭之人遠近親疎固亦不一然既參祭而在祭所則雖疎者與主人同之何妨答安鳳胤

饌品 諸條見時祭條

茅沙用一器二器之辨與時祭茅沙條參看

問忌祭時當設茅沙二器耶或設一器而降神灌酒及初獻祭酒兼用云韓如尤庵曰降神與三獻各用茅沙禮文然矣何可疑乎

南溪曰虞祭忌祭等祭似當以一器而通行於降神初獻矣答權

玄酒見時祭條

設盥盆不分內外設東南之義并論○見參條

祭時服色

寒岡問禫服畱一襲每遇忌日服此服行哭奠之禮不知可否退溪曰忌雖終身之喪與禫不同畱禫服以為終身之用必非先王制禮之意曾參孝已亦未聞行此事

又問忌日着白笠何如退溪曰恐異

栗谷曰父母忌則有官者服縞色帽垂脚或黻布帽垂脚玉色團領白布裹角帶無官者服縞色笠或黻

禮記卷之

色笠玉色團領白帶通着白靴婦人則縞色帔白衣
白裳祖以上忌則有官者烏紗帽玉色團領白布裹
角帶無官者黑笠玉色團領白帶婦人則玄帔白衣
玉色裳旁親忌則有官者烏紗帽玉色團領烏角帶
無官者黑笠玉色團領黑帶婦人只去華盛之服縞

黑雜色也黦淺青黑色即今之玉色也○擊蒙要訣

松江問黦幘頭布裹角帶云云龜峰曰云云詳見冠

冠服條中幘頭條

又問用今笠代幘頭未安欲用程子巾如何龜峰曰
冠巾異制用亦不同家禮忌日行祭時變服黦紗幘

頭祭後是日素服黦巾巾恐非承祭所用家禮歷言
有官無官之用而無用巾處且幘頭實非古制乃南
北朝胡制則今笠之代幘頭亦家禮幘頭代巾之意
也今笠之制似不可論其可否

同春問忌日服色古今異宜未知何以則不違於禮
意耶沙溪曰當以張子朱子說及退栗諸先生之教
參酌行之

橫渠理窟為曾祖祖考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
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
履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為伯叔父皆素冠帶

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
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一不肉○家禮禩則主人
兄弟黻紗幘頭黻布衫布褰角帶祖以上則黻紗
衫旁親則皂紗衫主婦特髻去飾白大衣淡黃幘
餘人皆去華盛之服○大全問自高祖至禩忌日
之衣服飲食當如何伯叔父母兄弟孫姪子再從
三從忌日又當如何朱子曰橫渠忌日衣服有數
等今恐難遽行且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可也○
問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各有等級不知
如何曰唐人忌日服黻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絹

衫帶衫巾○語類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
服之○問黻巾何以爲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
問黻巾之制曰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幘頭然
○先生母夫人忌日着黻墨布衫其巾亦然○退
溪答鄭道可云云○擊蒙要訣云云并見上

又曰曾聞龜峰以禩時所着笠畱之爲大忌時所着
未知其如何也鄙人則於大忌着黑布笠行祭矣答

尤庵曰今俗重服着草笠據此則忌日着草笠或似
有據然此爲年少尚侈者所着或未安耶恐不如黑

禮記卷之二十一

布笠之近黻也答尹案

又曰朱子於禫時及忌日皆用黻色而吾東則無用
黻之制然禫時既用白則忌日亦且用白恐無不可
然玉色雖非正黻而其實相近好禮之家用之以復
朱子之儀不亦可乎且朱子於祭後仍服黻以居今
既用玉色以祭則祭後亦當用玉色以居矣答韓聖輔
問要訣旁親忌着黑帶與橫渠說有異尹案尤庵曰旁
親忌祭服色先儒說有所異同當遵其從厚者耳
問黻縞之制今人鮮能備之云云姜碩期同春曰如以
黻布裹笠則或可若作冠巾祭時着之則似非從宜

之道

又問世俗之遭服者必着黑漆布笠吾以此樣笠着
之於父母忌行祭之時同春曰黑布笠之制此間亦
當遵行

行祭早晚見時祭條

匙櫟居中居西之辨同上

祭時男女位與參條中序立條參看

詣祠堂奉主就位之節同上

出主見參條

參降之節見時祭條

禮記類考

飯羹左右之義同上

祭酒之義同上

啓飯蓋同上

告祝之節

祝文

寒岡曰若欲并祭考妣則祝辭在馮善集說家禮然

恐未安答村廷老

同春問并祭考妣則告辭與祝辭似當添一兩語沙

溪曰固然告辭遠諱之辰敢請下當添顯考顯妣祖

上并神主出就云云祝辭歲序遷易下當添某親妣

隨所稱祖諱日復臨云云

退溪曰忌日祝末丘氏恭伸奠獻之文用之為善張

兼善無祝人則設文而不讀在苟簡不備禮中自盡

其心之事其意善矣但此等權行事只為一時自處

之事難乎以此為訓於世耳答李成亨

沙溪曰丘氏祝云恭伸奠獻鄙家常用之退溪亦用

之云常事出於士虞禮曾子問用於忌祭未知其如

何也答李以恂

士虞禮薦此常事註古文常為祥疏天氣變易孝

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曾子問薦其常事註薦

其歲之常事也

尤庵曰忌祭祝末端據家禮則當引祭始祖之文而備要不用者未知其意豈以其上有歲序字故嫌其疊而不用耶未敢知也

答鄭續輝

遂庵曰忌日是終身之喪故用奠獻字家禮自無病而備要所改似尤切當

答李東

退溪曰尊者與祭卑者為主人此祭祖考之稱以小宗法之主人論之則據主人而稱之無疑矣若只如今人輪行辦祭之主而謂之主人則尊者雖非辦祭而既在其位矣子弟卑行安可以一時辦祭之故越

尊長而以已之昭穆稱祖考乎

答金當倫

諸親忌祝有無之辨

慎獨齋曰妻忌祝無古據諱日復臨下只著不勝感愴四字而已蓋祔位無祝子孫祝似不當論

答同春

問慎獨齋以為弟以下忌無祝家禮言旁親而只云諱日復臨者似是主祔主之尊者而言正如時祭祝辭舉祔位處只言某親某官府君而弟以下無現文也然則弟以下有祝無疑

李東

遂庵曰備要忌祭祝註

曰妻弟以下亡日復至據此則弟以下有祝無疑

寒岡問外高曾妻祖無人與祭已為初獻則祝文當

禮考類輯

何書退溪曰當闕

父祭妻子讀祝當否

問夫祭妻而無他執事則其子讀祝耶姜願期沙溪曰

以子而名父祭母固為未安祭祖先則壓尊故猶可

問父祭母無他執事則子不可讀祝閔泰重尤庵曰或

只書夫而不稱姓名無妨耶不敢質言

南溪曰母前子讀祝是承父命而告也恐不至未安

答李萬春

讀祝見時祭條

舉哀之節

同春問考妣忌日固當舉哀祖父母以上忌則當如何沙溪曰丘儀似可行

丘氏儀節考妣及祖考妣近死則舉哀祖考妣遠

死則否按逮事祖考妣當舉哀

問忌祭孫為宗王子有叅者姪將為叔父而哭耶尹柔

慎獨齋曰孫於祖忌及事於生前者哭否則不哭哭

不哭初不係於叔父也

尤庵曰家禮只言主人以下儀節推之於逮事之孫

今又推之於未逮事者節節推去有甚盡期恐只從

有據者為穩也答李禫

問長孫初獻之時諸子不哭而至亞獻始哭殊甚未
妥諸子於長孫初獻時哭盡哀似合情理同春日鄙
意亦然

南溪曰寒岡答問以主人以下哭盡哀之文為在位
者當哭之證愚謂以下者即指衆主人及婦人應哭
之徒而言要訣政以下曰兄弟意益分明蓋孫行不必哭已在考妣
則三字之中矣如何但儀節本文有曰若考妣及祖
考妣近歿則舉哀非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否與家
禮及問解所引不同殊未曉然矣遠近似以年數世
代而言答李時春

又曰未及承顏者其祭時哀情必不及於承顏者其
不哭亦不可非之答李彥縉

遂庵曰祭祀之禮以誠為貴悲痛之心深則自不得
不哭不逮事祖考以上只當竭誠致敬而已無哀之
哭是偽也故禮文如此若逮事則雖親盡祖先之忌
何可不哭旁親亦然哀至則哭答李濯

問丘儀祖考妣遠歿則忌祀不哭父母諸叔皆哭而
孫獨不哭情理似未安至於宗孫則雖未能逮事亦
不可不哭耶金光遂庵曰小過卦曰喪過乎哀從厚
何妨

寒岡曰病不能參祭而氣力猶可以伸一哭之情則姑着潔衣而哭之不妨答李壽下同

又曰外祖忌祭我獨奉行或與諸表兄同祭而諸表兄不哭則我亦不哭若陪諸舅以祭而諸舅哭之則我亦哭而助哀何妨然家法各不同吾家則我哭先諱在位諸子孫無不哭盡哀

亞獻終獻三獻各進炙并見時祭條

論加供之非見支子諸禮條

扱匙正筯闔門啓門撤羹進茶伏立之節并見

時祭條

告利成之義同上

告利成

南溪曰告利成本在受胙條內似不必行然在喪禮虞卒亦皆一一行之則恐此亦當行無疑答鄭尚樸

諸親祭告利成當否見喪禮虞條

下匙筯合飯蓋見時祭條

祭卑位拜坐立當否

浦渚曰兄弟雖有長幼之序不似父子叔姪之間似不可與父與叔父無別而兄之拜弟亦似不可未知如何而可鄙意恐雖不拜當於節目間稍異於父與

叔父似可如於坐哭立哭亦可為分別矣答趙克善

問從弟及妹之祭可不拜否朴世義尤庵曰似不當拜

也禮男女異序於妹則未知其如何也

問祭子女弟姪立耶坐耶或尤庵曰喪禮既曰尊長

坐哭祭禮亦豈異同耶

南溪曰退溪答李淳曰妻當拜弟不當拜蓋當通喪

祭看與家禮小歛奠只言卑幼皆再拜之義亦可相

發也但今人於年輩相敵從兄弟以下及異姓從甥

等處有難以父兄自居者率用答拜之規而獨於歿

後奠祭必行此禮則似未妥當且如弟姪卑幼之類

當初臨喪時猶可以哭代拜矣其於三年後若或時節經過為省墳土殊無節目可以遵行云云答尹拯

兩忌同日行祀先後見祭變禮兩祭相值條

忌祭與參禮墓祭相值行祀之節同上

先忌與卒祔祥禫相值行祀之節同上

子孫忌日值先忌用肉同上

忌墓祭輪行見支子諸禮條

齋舍或他所行忌見祭變禮異居行祭條

旅次及異居遇先忌同上

喪中行忌祭諸節見喪禮喪中行祭條

國恤中私忌

見喪禮 國恤條中 私家大小常祀條

忌日私居服色

栗谷曰父母忌則縞色笠白衣白帶祖以上則黑笠
白衣白帶笏親則去華盛之服

擊蒙 要訣

忌日接人供客之節

退溪曰私忌遇尊客而設素食本為未安然忌有隆
殺尊客亦有等級混於亡妻忌日方伯來此乃忌輕
而客尊不敢設素但於進肴客肉而主素方伯察之
令俱進素矣若遇忌非此等之輕君子以喪之餘處
之也何可謂進肉為宜乎自非極尊之賓恐皆當設

素為禮然其中實有未安者故古禮以忌日不接客
為言今欲遵此禮而客或知主人有忌亦至則非矣
○極尊謂如下士於公卿之類非以齒德論也蓋下
士為私忌而設素於公卿之賓恐不可為者卑之私
故難以及於尊也雖重忌亦然但於已也重忌則設
素輕忌則設肉不食何如輕忌如妻子忌之類○忌
祭邀客已赴人邀雖為非宜混自不能盡如禮不敢
為說以報然雖非當日祭之人而親族親客在傍
雖與之同餽恐或無害若辦酒食召遠客則自不當

為耳

答金 誠一

朽淺曰齋戒日客至不出見禮也朱子雖於從祖之
忌亦不見客寒岡先生於齋戒日作牌懸於門外客
見牌而去答趙惟顏

同春問吉注書於是日蔬食水飲有一士人客至而
謝不見蔬食水飲其意甚好而客至謝不見則似若
加等於喪中如何沙溪曰客至不見人固有行之者
鄙人不能行之無乃未安乎

同春曰忌日謝客常欲為而未能者但温公謂忌日
舊儀不見客於禮無之今不取云且喪中人客來亦
無不見之理忌日雖曰終身之喪何至過於喪時耶

以此亦疑其不必然答或人

尤庵曰忌日客至主人辭以實狀而館客於外且謝
曰姑待明日而就見云爾則似乎宛轉而得宜矣答李

遇輝○下同

又曰忌日待尊客不設素退溪蓋以為不可以已之
私而廢尊之義也此恐不無斟酌適宜之意也

陶庵曰古者忌日無祭只行終身之喪而已有宋諸
賢特起奠薦之禮今人但知忌祭之為大不知忌日
之為重已祭之後應接賓客不異平時或有謂已罷
齋出入如常者甚不可也當節其酬應致哀示變以

終是日也四禮便覽

墓祭

總論

問墓祭之儀姜願沙溪曰先儒論之已詳可攷也

通典曰三代以前未有墓祭至秦始皇起寢於墓側

○又曰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向墓

遙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儀或有憑然神道尚

幽不可逼躡塋域宜設於塋南山門之外設淨席

為位遙祭以時饌如平生所嗜若一塋數墓每墓

各設位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

而止主人以下泣辭精靈感慕有泣無哭食餘饌者可於他

處僻不見墳所孝子之情也○唐侍御鄭正則祠

享儀云古者無墓祭之文漢光武初纂大業諸將

出征鄉里者詔有司給少牢令拜掃以為享曹公

過喬玄墓致祭其文悽愴寒食墓祭蓋出於此○

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

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不得作樂○柳子厚曰每

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

母丘壠焉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

程子曰嘉禮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宴享祭祀乃

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塚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又曰墓人墓祭則為尸舊說為祭后土者非也○又曰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張子曰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為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為草木初生初死家禮集覽云并州俗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為介子推焚骸日斷火冷食三日是謂寒食後人因以是日上冢祭

此與張子說不同事 ○朱子曰墓祭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又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曰墓祭不可考但今俗行之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為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為便也○又曰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了○又曰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為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周元陽祭

錄或羈宦寓於他邦不及時拜掃松楸則寒食在家亦可祠祭○韓魏公家祭式寒食上墓祭又十月一日如上墓儀若身不能往并遣親者代祭○補註云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禮盛時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寒岡曰我國未建家廟之時通行四時之祭於墓所今既立家廟而一遵家禮則家廟與墓所自有定規不必更為之說也

答河淵尚

尤庵曰萬寶收藏之後寒暑遞序十月行之恐是此

意答尹案

四名日行祭本義

與俗節條中俗節名義條參看

朽淺曰正朝乃家禮與朔望同其禮者也朱子以為當行單酌之薦而我國上墓行殷祭寒食本介子推事天下共行先祖墓祭中原人一年墓祭止此而我國亦行之端午屈原沉江之日也楚俗於是日納飯於竹筒投之江中以酹屈原之魂其後中國人以為俗節行薦禮於家廟未聞上塚而我國則例行墓祭秋夕非中國俗節新羅時男女分曹效績以較勝負

禮記卷之八
負者具酒食設宴於是日名曰嘉排其後國俗因行
墓祭

答玄

墓祭增減同異

墓祭變通時祠
堂告辭并論

晦齋曰家禮墓祭三月上旬擇日行之今世俗正朝
寒食端午秋夕皆詣墓拜掃今且從俗行之可也
栗谷曰按家禮墓祭只於三月擇日行之一年一祭
而已今俗於四名日皆行墓祭從俗從厚亦無妨但
墓祭行于四時與家廟無等殺亦似未安若講求得
中之禮則當於寒食秋夕二節具盛饌讀祝文祭土
神一依家禮墓祭之儀正朝端午二節則略備饌物

只一獻無祝且不祭土神如是則酌古通今似為得

宜

擊蒙
要訣

沙溪曰三月上旬想朱子亦從俗為之耳四節日祭
乃我國俗也栗谷之意以春秋為重故寒食秋夕三
獻餘祭則只一獻然於古禮亦無考據只當參情酌
禮以處之耳

答姜頌期
下同

又曰朱子常行墓祭如韓魏公家祭式而與家禮所
著果不同今嶺南人只用寒食及十月云然我國祭
四節行之已久雖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者以此思之從俗恐不妨

問寒岡於四名日依朔望俗節禮行之四仲則一如家禮祭之上墓則倣家禮及韓魏公朱夫子所行以三月上旬十月朔爲之云好禮者所當遵行而猶未能者只爲俗禮難擺脫耳今擬揆古參今端秋二節祭於廟以當夏秋二仲之時祭正朝則依朔望之儀上墓則一從韓魏公朱夫子以寒食及十月朔行之如何黃宗海沙溪曰四名日墓祭固知其過重粟谷欲於寒食秋夕行盛祭正朝端午略行之此意似好但自祖先以來數百年從俗行之至于鄙人不敢容易改之來示亦好而未能斷定

朽淺曰謹按古無墓祭國俗上墓必用四名日者於古無據亦礙於四時之正祭故退溪以爲非禮而難於違俗擊蒙要訣以爲未安而略加裁損寒岡乃以三月上旬十月朔祭之然則今我門中定爲恆式豈不合於情文乎○又曰三月上旬之祭本朱子之著於家禮者而寒岡行之是則慮其寒食之或跨乎仲月而有一日二祭之煩數然朱子雖定此禮而至其躬行則用寒食無乃素行程張之制故雖知上旬之爲合宜而未遽改易耶程朱所行旣如此又不可盡革俗禮故不用上旬而用寒食耳

禮考類事
尤庵曰四節日墓祭自是國俗而家禮則毋論親盡未盡只於三月一祭之而已矣栗谷以爲國俗不可猝變故欲於端午正朝減殺行之今執事欲遵先志有所損益則依家禮雖只存寒食一祭亦可而第有一說墓祭古所未有故南軒與朱子辨論而謂之非禮朱子以人情之不容已者往復甚勤然後南軒竟亦從之然則墓祭與廟祭事體殊別可知矣今人不知廟中四時祭爲大事而有全然不行者今依家禮皆廢三節日墓祭而又不行廟中四時祭則是奉先致孝之道全歸鹵莽矣此又不可不知者也墓祭減

損之意盖有栗老之說則因先志遵賢範以爲中制而使國人通行豈不甚善愚意以爲端午正朝墓祭雖不減猶爲從衆之義而亦不害於從厚之道也

李答

又曰家禮墓祭只於三月一行之要訣不能頓變國俗俾於四節日略加隆殺此似爲中制耳

答韓聖輔

問嶺外人但有秋夕墓祭崔慎尤庵曰寒岡歲一祭於先世之墓嶺俗化而行一祭盖從家禮而然也

南溪曰墓祭寒食始於唐初十月朔始於宋朝七賢

韓魏公司馬公兩程子張子朱子呂東萊

此雖與家禮三月上旬擇日之

禮考類事

卷二十一

祭禮

二十七

文少異而義當從先儒所行也至於四名日出於五
禮儀俗節正朝寒食端午之制此自是國家所行
不干於士大夫而時俗行之已久牢不可破以此貧
窮之家家廟時祭自至廢闕尤非善理也苟以先儒
及時俗所行孰當孰否之義講而求之自不難辨矣

答申
漢立

又曰四名日墓祭退溪沙溪皆不變栗谷似變而實
則未變惟寒愚兩公正得中國程朱之義矣鄙家初
從要訣之說及復思惟終亦未安自己巳歲竊倣程

朱舊制而行之答沈
元浚

又曰按會通朱子宗法展墓用寒食及十月朔又與
程張墓祭法合今擬以此為定國俗寒食外三名日
已入於祠堂俗節恐不當疊設○又按寒食有始祖
先祖等祭恐當依朱子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父
祖之義而酌處之三禮
義
陶庵曰墓祭非古也朱子隨俗一祭而南軒猶謂之
非禮往復甚勤然後始從之然則墓廟事體之殊別
可知矣今於廟行四時祭又於四節日上墓則是墓
與廟等也烏可乎哉四節墓祀國俗行之已久有難
頓變故栗谷要訣略加節損然猶未免過重終不若

以家禮為正而三月一祭也蓋古所謂祭即時祭也祭莫重於時祭今人不知其為重或全然不行而又廢三節日墓祭則尤為未安此亦不可不知也世之只行墓祭不行時祭者須移祭墓者行之於廟而於墓則一祭之為宜四禮

愚伏墓祭變通時祠堂告辭曰逐節上墓行之雖久禮實無據今人致隆於此而四時正祭或廢不行尤失聖人制禮之意今考朱子家禮東萊宗法止於寒食及十月上旬丁展掃封塋其餘節日則并就祠堂薦以時食舉廢之際不敢昧然行之茲因朔叅用伸虔

告謹告

齊戒見時祭條

饌品諸條并上同

祭時服色

總論

栗谷曰主人以下玄冠素服黑帶擊蒙要訣

沙溪曰墓祭素服黑帶之制他未有考有官者必着

白衣角帶亦未知是否儀禮大祥祭用向吉之服喪

祭尚然况墓祭乎答姜碩期

又曰考通典天子拜陵哭臨豈有着吉服哭之也以

此觀之粟谷之着素服恐為得之鄙人着紗帽則着紅衣品帶着笠子則着白衣答同春

問要訣用素服沙溪以為當用盛服云云李東遂庵曰問解所載雖如此備要引家禮用深衣當從之

深衣見冠禮三加冠服條

布席陳饌共卓各設并論

問家祭及土神祭皆用卓子而墓祭用席原野之禮有所降殺故耶鄭尚南溪曰依家禮如此蓋似亦以體魄在土異於廟龕故也或以木床代之而不為高足其亦可耶

又曰后土及墓布席蓋以古者用席不用床卓故也今則并用床似可但俗人必為石床長設於墓前此則無義矣答金克成

又曰墓祭雖一石而亦當各設其饌矣蓋圖說各設器數與俗禮共一卓者無甚張大似無不可排設之思也答村泰昌

進饌諸節

問家禮凡祭進饌在初獻之前侑食在終獻之後墓祭獨無此兩節丘氏儀節敷衍其禮一依家祭之儀未知何據禹性傳退溪曰墓祭無進饌侑食之節或人

以為不設飯羹恐其不然也示喻原野禮當有殺云云此為得之况今宗法廢而不行人家眾子孫不能盡孝敬於家廟之祭而墓祭不得以不重乃反疎略如此無乃未安乎竊謂依丘氏禮行之無妨

沙溪曰既曰墓上每分如時祭之品則其有羹飯可知而下無進饌侑食二節可疑丘儀有之當從家禮輯覽同春問家禮凡祭進饌在初獻之前侑食在終獻之後墓祭獨無此兩節何也沙溪曰豈原野之禮殺於家廟故耶鄙家依要訣三獻前并進魚肉蔬果挿匙正箸未知是否

慎獨齋曰某家墓祭依家禮而不用侑食之節答崔願儒

匙櫟居中居西之辨見時祭條

飯羹左右之義同上

參降之節

同春問家禮及喪禮備要墓祭皆先參後降而擊蒙要訣先降後參何義耶沙溪曰喪禮備要墓祭欲依擊蒙要訣先降後參而改家禮未安故仍之耳宋龜峰答栗谷書曰墓祭之參神降神既定於朱子家禮而遽欲改之恐未合又况禮意難知乎云又曰設位而無主則先降後參墓祭亦然家禮先參

後降未知其意要訣墓祭先降後參恐為得也

尤庵曰凡神主遷于他處則先參後降神主不遷及紙榜則先降後參觀於家禮時祭及參儀及初祖先祖祭可見矣然墓祭亦與神主不遷同當先降後參而乃反先參後降誠有所不敢知者至於我東賢之異同得失則亦有所難言者矣

答或人

南溪曰要訣墓祭先降後參之義栗谷以為墓祭既已兩度再拜而旋又參神恐非禮意蓋指哀省時前後再拜而言然彼前後再拜為哀省此參神再拜為行祭而然各有其義何可相蒙而為禮耶似難遵用

答申漢立

祭酒之義見時祭條

啓飯同上

扱匙正筭之節同上

告祝之節

祝文

問擊蒙要訣墓祭祝辭正朝云春陽載回端午云草木既長備要正朝則歲律既更端午則時物暢茂未知當從何說姜碩期沙溪曰兩說不甚相遠

讀祝見時祭條

禮記卷之

三獻各進爨同上

侑食當否見進饌諸節條

進茶

同春問墓祭無闔門之節亦肅俟後進水如何沙溪曰是

下匙箸合飯蓋見時祭條

齋舍合祭或前期次日行祀

退溪曰同原許多墓各行祭之弊世多有此愚意不如掃視墓域後以紙榜合祭於齋舍無舍則設壇以行之可免瀆弊而神庶享也名日祭前期而行雖非

在官者當日不免有禮俗往來之煩恐未專精祭祀

徇俗行之耳答金就礪

問墓祭或墓非一二多至八九東西埋葬丘隴峻險南往北來神倦身疲恐有怠慢之氣或生而日亦不繼則將何以處之或厥日有終朝之雨則亦將何以爲之欲預構一屋於墓側而若遇如此之時則依時祭儀合祭一所如之何退溪曰豈不善哉

同春問祖與父墓各在數舍之外四時墓祭無他子孫可以分行而一日内決難行祀於兩墓則何以爲之嶺南俗例於前數日行祀於祖先而當日則祭於

考妣墓此亦合於朱子除夕前行事之義而亦愈於使奴僕行之耶沙溪曰前期行祭亦有朱子之所行嶺南之俗得其宜也

又問儀節有云履端之祭隔年行之恐未安今擬以次日行之此言看來極是以此推之他節日亦然沙溪曰前期行祭雖有朱子之教次日行祭尤似便宜朽淺曰高曾祖禰異日設祭謹按支子支孫各行祖禰之祭不參高曾祖之祭則非特有乖於尊祖之義其在祖禰之靈亦豈安乎假令所祭之地相近且當春夏永日諸處往來必有情倦禮瀆不能致敬之患

况所祭地遠又在秋冬寸晷者乎是則雖欲一日并行不可得也以此於高曾於祖禰不能不親疎之傷倫悖禮孰大於是古人於忌祭亦有卜日之禮况此俗節之進退何害於義理乎

尤庵曰退溪之意欲於墓下齋室以紙榜行之云耳非謂還家而行之如此也

答尹案

又曰節日薦廟家禮也上墓東俗也

寒食則中原人亦上墓

於

廟於墓俱有故則似當廢之然以朱子答南軒書所謂是日不能不思其親之意觀之則或如來示設紙榜致其如在之誠或是人情之所不能已者然既無

禮記卷之二十一

明據不敢質言答或人

又曰家禮小註朱子有前期行祭之說又小註有一日祭其曾祖餘子孫與祭次日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之文據此兩條而參商之則或先或後恐皆無妨答李志爽

又曰節祀之詢不知同春之所以捨朱子而從丘儀之意也且以朱子說觀之祭祖祭考雖皆行之於除夕之前可也大抵儒家儀範不得徵於朱子然後遷就他說似乎寡過也答閔蕃重

又曰節日上塚不得一日周旋於諸位則依朱子除

夕前之說先後而行之恐無不可况家禮墓祀只於三月內卜日行之東萊則以十月卜日行之則此事元無一定之日矣况朱先生每稱上蔡所云子孫精神即祖考精神之語子孫之不得已通變者實祖先之所通變也答閔蕃重

同春日墓祭本無定期故進退以行恐不至大妨答閔蕃重

問今有祖禰墓相遠無他參祭而身不得兩行使僕行之者甚可寒心推以朱先生餘意一墓先節日行之如何成文憲南溪日以理言之追行於新元後二三

日方始為得

芝村曰秋夕墓祀因阻水未行遂以念後卜日往行

稟之玄石亦謂丘氏所論正合遵用云丘氏曰履端

之惡未安依朝廷元朝行大賀禮於

陶庵曰嶺俗正朝墓祀輒進行於臘月晦間世謂出

於退溪先生而實則已見於朱子書中矣以此推之

有故則退日而行亦似無害於義

答吳

忌祭與墓祭相值行祀之節見祭變禮兩祭相值條

上下墓及考妣位易次行祀之節

蘇齋問墓之岡太短狹以促從先府君遺命窆諸祖

墳三四尺之次無地可容行祖祭云云退溪曰上墓

地窄設位次墓之前而祭之事涉苟且墓左右設位

之說未為非便但云地勢無餘則不得已用次墓前

設位之說設於次墓下之西無善策可出於此外也

同春問有人父墳在後母墳在前石物則立於父墳

而祭祀時欲并行於尊位前則背母墳而行禮實甚

未安各設為當否沙溪曰行祭與立石當於父墳而

合設之不可兩處各設也

又問先妣宅兆左右狹窄合葬雙墳皆有所不便前

面亦橫轉急迫不得已稍向右邊而下卜得新穴其

間甚近實是上下墳而但上下墳形既不相直坐向亦不相同將欲遷墓合窆於下穴而未遷之前祭祀及拜禮當兼行耶各行耶沙溪曰考妣兩墓相去不遠雖坐向稍異祭祀及拜禮似當兼行也既作上下墳則何必遷葬遷葬重難矣

問有三配從夫同葬一岡而拘於地形以致先後易次甲者曰享墓之制一從葬地酌獻之時當以獻男位之酌奠于第三位次以獻于第一配之酌奠于第一位次以獻于第二配之酌奠于第四位次以獻于第三配之酌奠于第二位而飯羹陳設亦當依此奠

酌次第而為之矣乙者曰凡享神之道祠與墓不異豈可以葬地之換次并易其酌獻之次第乎當依享祠廟之制以獻于男位之酌奠于第一位以獻于第一配之酌奠于第二位而第二第三配之酌亦當倣此以奠于第三第四位不可拘於葬地之次序云云鄭載南溪曰家禮葬法男西女東而世俗或不免易次為女西男東者其家立石於墓前書夫人附右字以別之然則其祭也必先設於男位而後女位與以西為上之常制不同也今四墓同岡而亂次視此尤甚實無斟量合禮之勢如就所示甲乙兩說而言之

甲者為勝以其本位雖乖而可因行祭次第猶得義精而禮當故耳若如乙者之說其勢倍艱蓋祭必依神雖曰祠正而墓亂不從當位之墓次而乃從遠隔之祠次其於彼此交互之際恐有益覺其難安者矣問有人問云云南溪以甲乙說答之而以甲說為勝云云鄭有陶庵曰同在一岡而墳既異塋則不必同設一床有此難處之端先行男位祭罷次一配次二配次三配如此則節節理順元無可疑愚見以乙為稍勝

問合葬者或考東妣西子孫祭時序立當如何且雙墳之間相去頗濶則或從便從重并設於考墓前而依墓位設妣位饌於西或依時祭正禮而設妣位饌於東此亦何者為是楊應秀陶庵曰考東妣西既失禮之正矣子孫則只當以西為上何可順其失而亂其序耶祭饌則各設禮也不必并設於考墓前一依墓位分西分東而祭之似宜

先祖墓同岡一獻之禮外祖墓同岡并論

同春問先祖與祖考墓同在一山則只祭祖考未安欲略設酒果於先祖墓以伸情禮如何愚伏曰饌品不可有豐約之別歲一祭可也

又問愚伏曰云云見此說如何沙溪曰只祭祖考果
為未安然而雖在一山非如時祭同堂并享之比只
設一獻猶愈於全廢也愚伏說太執

尤庵曰以吾家言之則先人墓與先祖墓相接四名
日不可獨祭先人故亦以一獻之薦先設於先祖及
一祭先祖之時則祭自吾家設故亦以一獻行之然
先祖祭若他家行之則豈有如是哉且吾家所行直
緣私情有所缺然而已於禮則未知如何也諸祖墓
若在他岡則又與在階下者有間矣答村世振
又曰雖是親盡祖既同墓兆則不可不并祭似不可

以行祀於齋舍而有所異同也答全瑜

陶庵曰五代以上先塋與高祖同岡一祭一不祭似
若未安而情雖無窮禮則有節不必嫌於獨行每歲
十月一祭五代祖以上恐合於禮意四節中春秋酒
果亦好擇於斯二者可也答吳瑋

問父母墳與外祖同托一山則祭之當何先李退溪
曰先外祖

墓祭行於家廟見祭變禮異居行祭條

俗節廟墓并行見俗節條

支子祭先墓薦新并論○見支子諸禮條

墓祭奴子代行見祭變禮祭

三年內新山墓祭見喪禮喪

葬同先塋三年內墓祭同上

合葬三年內墓祭同上

新喪葬前前喪墓祭當否見喪變禮

國恤中墓祭見喪禮國恤條中

墓祭輪行見支子

附后土祭與喪禮祠后土

后土先墓行祭先後

同春問祖先及子孫同托一山則土地祭當俟諸位

祭畢行之耶沙溪曰諸位祭畢行於最尊位之墓左

家禮集說問祀后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曰吾為

吾親來薦歲事專誠在墓土神自宜後祭蓋有吾

親方有是神也

問先墓雖一局之內而若不同岡則祀土地各祭其

岡耶抑祭於上位之所而不必各行否郭始同春日

雖不同岡若是一山之內則恐不必各祭鄙家所常

行如此

問晦庵訓塾之言曰土神祖先托體之主云云或人尤

庵曰朱子之訓只是土神祭饌不可降殺之義而其

禮記卷之二十一
說先後之序則分明先墓而後土神何可以彼而變此乎

饌品祝文

問四味粟谷曰謂餅麵魚肉而湯則無之余以為不可無湯故擊蒙要訣教用湯矣

同春問祭后土四盤云只言盤數不言某物何意沙溪曰上文具饌註既曰更設魚肉米麵食各一大盤以祭后土云則此云四盤實相照應但朱子嘗書戒子云可與墓前一椽吾家欲依此行之

同春曰云云 答姜頤期與上沙溪說同

尤庵曰墓祭土神只用四大盤者家禮正文也與墓祭無有等殺者朱子戒子書也從此從彼兩無所妨

答韓聖輔

又曰土神之祭當依家禮大註至於墓前一椽云者是朱子戒子書而後人附入者當以本註為正矣所謂四盤者只是四器要訣之不設匙筋其意有不敢知然豈以土神有異於人神故然耶 答韓如琦

南溪曰葬時祀土地奠也墓祭祀土地祭也既曰祭則飯羹恐當并設 答梁處濟

又曰春秋土神祭既同托一山則當以最高位為祝

餘在不言中矣惟隔壠別局相距稍遠然後可以更設其祭而無碍耳

答于濂

慎獨齋曰當以敬尊位書之

答崔慎

遂庵曰先世墓前無論單獻三獻既行祀禮則土神祭祝恭修歲事於先墓之云有何不可

答芝村

喪中祭土神

見喪禮喪中行祭條

告祭省墓

有事告墓

問墳墓修改或石物豎立時當具辭以告於所有事之墓而若一麓有累代先墓則可并告耶既告墓則

不告祠堂耶抑告兩處耶告時只用酒果無已太忽

略耶

金相玉

尤庵曰有事於一墓而并告諸墓未之前

聞家禮祠堂章告追贈條云只告所贈之龕恐此為可據之證告於祠堂恐難杜撰據家禮則追贈改題何等典禮而只設酒果今於告墓何獨為太忽略耶

省墓

榮墳并論

問祖父同入一麓拜祖時父墓在後心似未安粟谷曰勢然也視之以異室可也問傍親同在一山則雖不叅祭時或虛拜可乎曰雖四時不必皆拜一年一度不可廢也

尤庵曰省墓時初度再拜復再拜而退則禮意尤為
懇惻而周詳矣答或人

遂庵曰曾見兩先生謁廟展墓只行一再拜據此行
之未見違於禮也答宋相允

問此行歸省先墓當在端午後當別具酒果設薦然
則當有祝文耶若值端午依禮參拜似不當自主問維

重同春曰別具酒果則告辭去孝字而為之恐不可
已墓事似亦與家廟有異矣如值節祀則祝文以孝

子某在遠使介子某敢昭告云云例也
遂庵曰登科或作宰者榮墳時獻酌之節禮宗子當

行之宗子有故則使宗子弟與子攝行為宜答宋相允

始謁遠祖墓時哭拜當否

朽淺曰湖南風俗祭於遠祖墳墓時必哭之實由於

至情但每祭必哭似過今始拜而哭之固合至理至

情人或以為過中而何能斷然禁得耶答鄭淵

祠墓遇變見祭禮

禮疑類輯卷之二十二

